



梅山集
六

書

~ 16
2373
7



和
號 2873
卷 28-7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書

與金正宅

基敘 ○ 癸亥十月

曩辱賜誨以感以荷而尚恨其未傾盡耳剝盡為坤
伏惟素履貞吉執御出郭定在何日棲遲丘壑諷詠
詩書凝神靜坐恬養本原區區之所聳聞也凡今之
人雖自謂讀書鮮能篤志於聖賢事業往往從俗浮
沉與時俯仰徇情縱欲汨沒而不自拔日月如流有
草木同腐之恥而亦罕有發省而奮勵者甚可惜也
執事取巍科未半年已知退而不知進抑有戒於此

乎嘗聞根深則枝達源遠則流長無亦爲溉根浚源之地耶異時黼黻笙鏞之需安知不有資於今日之行乎此愚所以聳聞也執事自在韋布所以自期者不在第二等則不須他山之石而玉已自攻矣然名實之難副毀譽之相隨自古已然而執事之名藉甚矣將何以實之執事之譽隆洽矣亦必有毀者區區者竊爲執事憂也古人有言曰養之於譽望未隆之前用之於周匝庶務之後此言亦可警也所以養之道惟有讀書明理反躬實踐兩者而已願執事內而身心外而事物一動一靜一語一默操存省察交

下其功以至於言行一致理事相融則天德王道於是焉存以之量而後入藉手事君者沛若無事綽有餘裕矣然則今日之行所關亦非細矣今之士大夫以官爲家不知用行捨藏底道理豈皆有任底意而然哉不曾講出處之義故耳執事仕止久速前定不窮而且依歸松楸居停有所庶乎進退行休之權度在我精切不差非直爲一身計亦可以風一世矣

與金正宅

乙丑正月

向詢昏禮儀節近更入思謹茲仰陳伏幸裁擇朱子於家禮不載問名納吉兩節只存納采納幣親迎從

簡也然而親迎者亦鮮矣古禮縱莫之反并與親迎而不爲則非所以重昏姻之始也自此禮之廢共牢合卺皆於婦家婦家爲之主而婿家不與焉豈男先於女剛柔之義哉執事斷欲行之甚盛甚盛執事巨室也巨室之所爲一國慕之其有補於世教矣乎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是謂六禮六禮不備非昏也六者俱是朱先生所謂我家裏做成者也幸壹違儀禮而反古之道焉家禮改納徵爲納幣而今俗不解其爲兩項事認納幣爲納采納采卽家禮所謂言定而卽今婿婦兩家之面約也近俗柱單擇日衣

樣俱不可已者而擇日卽請期也柱單當送納采之餘衣樣亦在請期之後未知盛見如何鹿門所述大至劄疑補蓋其平生精力之所注也嘗謂不能無憾於黃江諸賢而梳洗成書若令尤翁有知亦必莞爾而笑矣曾知其屬之執事在鹿門可謂得子雲堯夫矣恐不可私之巾衍伏幸惠借俾其闡明嘉惠之苦心無如草莽之零落則幸耳

與金正宅

丙寅三月

曾中無滯如太空浮雲否橫迎之來終古何限而豈有如執事今日所遭惟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可矣外

至者雖大於此亦何損焉私財納尼豈晦翁之所爲哉然而自謂考覈而非誣可能以晦翁之心爲心否今也似稍寧息而求進者納忠不已安知不復有蘇轍任伯雨之奏乎慎旃慎旃未有今日紛紛執事可能有爲於世否孔孟之公誠拳踢到底無下手處恐執事終做不得耳執事未忍果忘者其心孔仁而不惟不遂先爲吾身之害卽事是已執事自在韋布各太重跡太露名盛則難副其實而造物先忌跡露則未着其內而外食先至此必然之理也區區者常爲執事憂之不幸有中矣繼自今去得任底意思塞兌

息影用作安身立名之地焉然但恬靜自守而無所事焉則非所以全付界之衷也惟朝聞一事爲究竟法耳若於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心胷闊闊見世間事都瑣瑣不足道也善乎朱子之訓曰彼攻吾短者乃所以成吾之長固仁人之所不忍棄此政好執事今日誦法彼言雖無倫理在執事未必非他山之石勉之勉之卽今勞苦餓乏至於此極安知不爲降任之基天意恐不偶然幸勿因一摧折而自沮進德修業淮日慥慥終副久大之期焉尊渭陽文喪患想何等慟苦老成典刑寄在此翁今焉已矣區區傷歎不

直以春門之無人也櫟集刊役未就而人事遽變未
知不罷休否終有成否乎若竟不戢于巾衍則斯文
之幸惟執事圖之

與金正宅 丙寅六月

人之爲言愈出愈險而其所聲罪未足多辨第蟻蝨
之賤云者無倫極矣然亦何足置念耶視執事眈眈
者固其宜也而平居相慕悅者舉皆反眼若不相識
又從而媒孽其短無復顧藉何其甚也執事將無以
容於世矣靜念頭勢決不但已過嶺渡海惟命是俟
倣裝以待否君子於死生之際直須談笑而處之以

故程子曰人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
須泰然若不會處置便是無義無命執事於此理見
得真切何待言而知哉近從一二士友獲聞執事安
之若命介石采堅可見素位而行無入不得誠不負
所知矣欽服欽服然人心易高險塗難盡操心慮患
益復識戒青白不形眼底雖黃不出口中惟以滅影
窮山爲究竟法則庶可以存身然而不得免則命也
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已矣亦復奈何

與金正宅 丁卯二月

石潭遺編見方尊閣上云知有曠感者潑於其名

言精義計應濳造而默契矣竊謂此翁理氣之說擴前人所未發可與性善養氣之論同有功於聖門者也卽論其著之行事者則公而已程子曰仁者天下之公而善之本也不公則不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是則惟此翁庶幾有之以故忠恕兩造物我兼照雖人心之不同如面若使久秉國成則可以保合大和偕底大道而不幸天奪斯速竟莫之就也然其炯炯者存曠百世而可以想見耳執事旣篤信矣願以明通公溥爲四字符終不負斯翁焉客冬徂洛造季氏所有所及聞者矣朱先生嘗憂放翁爲有力者牽

挽不得全晚節至謂無故被天津橋上胡孫擾亂卻爲大耳三藏覩見氣候不佳令人鬱鬱其篤於故舊欲成其美之意如此此可以見君子也固知介石之操確乎不拔不必爲先事之慮而區區之望淮願壁立萬仞爲吾道之光也向則與人同憂之憂過占分數今以樂天知命之樂不移其素素位而行無入不得則久大之業亦由是而致焉千萬勉旃昨歲三致書而未承復爲慮連累於我耶晦翁丙辰後豈無所畏約亦不斷知舊往復苟其不義而晦翁爲之哉今遞不由都下幸賜手教俾得以如奉面命

與金正宅 己巳九月

卽日體氣萬適更籌報永玩理彌篤否東籬佳色亦復何如計應衰露撥英領得悠然之趣也要須全我晚節參彼卓傑可免真黃花對僞淵明役物者固失此生而坐馳者亦喪真意欲辨則忘言庶能默契也石室懸燈之夜賤子以身與名俱完爲難執事以爲身與名非二物名不完則未可謂身完言下開心渙然不逆愛敬而尊慕之者於是焉有加矣近攷蔡澤傳有曰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名在僂辱而身全者下也斯言似然而終是認身名

爲二澤未聞道無怪其言乃爾也揚也亦以孔子之見陽貨謂誦身以伸道龜山辨之曰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誦矣可以伸道乎此與程先生斥王通心跡之辨同一意也盛見政符兩賢之論故聊以奉聞耳某人文字真所謂自然不易之定論不足多辨果如盛教而其人變白爲黑倒上爲下作爲國是力戰天下萬世之公議亦足以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亦安可無辨辨而失是非之真則不如無辨舍執事其誰爲者若承肯教更借原本呈覽矣

蘇子瞻嘗道李端叔一生坎坎坷晚節益牢落賴魚軒

賢德委曲相順適以忘百憂不爾人生豈復有佳味
不識何人爲執事之魚軒耶念之惻惻動心陸奏六
冊不揆乞隣之嫌謹茲借呈以執事一段苦心可與
陸敬輿曠世相伯仲也陸公必欲置君於無過之地
血誠所到可透金石雖以德宗之猜剋庶幾乎格而
終不能容者天也以唐家聚麀瀆倫世濟其惡安能
成一王之法致小康之治哉終不盡其用者固也愚
嘗謂唐家三百年只有陸敬輿一人而已但貶居避
譴祇集古今經驗方朱子非之曰豈無聖經賢傳可
以玩索討論此言政攻其闕願執事爲聞道之陸內

相焉

答金正宅

庚午六月

阿睹證雖妨佔畢恬養本源體認天理反有勝於徒
鑽古紙晦翁凝神靜坐旨廢不早之歎殆爲此也醫
家所云簡外視專內觀亦有助於涵養節度幸亟試
之蓋動與靜皆所以存吾心養吾德而動以靜爲本
此濂溪主靜之論所以大有功於聖門也特不善學
者自偏於虛寂以做病耳豈靜之罪哉此理須從優
游涵泳中出來意味淵永卽孟子所謂自得之也無
主靜之工而可能乎哉執事誦法孔朱者也謂當以

詩禮教子今乃以姜申輩惡口氣爲蒙養之資豈所
望於執事哉程子嘗歎後人自童穉已有汲汲趨利
之心何由向善營衣食無害准利祿之誘最害人此
言痛切三復悚汗執事豈不知斯義而猶乃爾哉卽
教受之以時文之義歟責子弟盡廢功令亦行不得
者縱使爲之當遵朱先生說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
明白俊偉之文以爲法如三山齋詩是巳斯翁科體
亦是正音中聲非直近世所未有有多淵翁所難及
真功令家三昧也若有文集而出者當附詩集之末
爲後人法也如姜申者流真倡優狂譎曷足爲規矧

扶父兄之詔子弟咸以死生求名利而自做程文以
應舉者亦寥寥未見舉世之皆爾也然則執事所以
施教者亦今世之所罕也茲雖出於下策亦使知內
外賓主之別而天地間自有第一等可也王魯齋不
知何日可昇平之句令人感涕在上者不念人心之
壞在下者不知天爵之榮此此翁所以痛心而發諸
詩也嘗謂晦翁之貢舉議大遜於伊川之看詳學制
苟無理義之悅心則法制之少整體製之稍醇未足
以挽回風氣也不拔本塞源而欲殺其末流者是何
異決湍水注大壑而以一葦抗之乎故曰自從科舉

法變了可也執事異日當路可能一洗千古之陋否但執事亦以科目出身已占第二等又教子弟爲之恐不能辦得耳伏呵伏呵

答金正宅

庚午六月

向也奉助未足爲沃焦之資而承諸病由此得蘇旣無以繼之則是亦石火電光底消息也二千文又從邸人出謹茲奉呈可紓涸轍之急否固知愛施之爲仁分財之爲義而自量平生無策可措無地可施知亦何益耶程先生有丹而無用終莫遂壽民之志况如賤子耶有其志者無其時有其時者無其志終古

莫不然而又何嗟耶

移御之舉卽 東朝爲 聖躬靡不庸極之意以

女堯之聖豈不知拘忌之爲不經哉 止慈之情急

於保護他有所不恤也然奉 殿宮不日 還御不

遠復之 聖心可見於此矣我 東朝母臨四十年

辭令不出壺外盛德至善民無能名今茲之爲乃有

所不得已也盛論政道得此心城台亦豈有異論哉

以城台高識豈不諦此義而亦有不可奈何處自謂

不知亦罪所以爲戚畹難耳然其曲折未易以一言

盡也自有此事中夜以興不覺歎咤晦翁連三日寢

食不安致責於奉令承教之臣者亦見其熱血所發也尤翁以諫道真存之義陳于 崇陵之世文谷以敬勝百邪之論勉乎 肅考之朝以請勿 移御兩賢者愛君豈不及於今人而然哉祇欲引君當道而不自歸於婦寺之忠耳洪侍郎成伯出位進言引經據義上足以格君心下可以警具僚當於名臣奏議中求之古人云宰相須用讀書人益豈不信哉後之尚論者應謂朝廷有人茲不爲 宗國之光乎不見朝報未知何義有意於不見而不見耶抑無從可見耶昔寧齋吳公嘗病世人之喜見朝報後來思

之却不然既觀古史則眼前史何可不見乎自是必日見之近齋先生爲語此事曰此君此言可知其非忘世者吳公一布衣猶乃爾况如執事通籍者曷可以身塞而不見乎可從而見則見斯可矣以不見爲高者恐非中正之道也世道升降人物臧否雖不相干而窮格之要亦於是乎存必圖所以取見焉若以借諸人爲難已之亦可不爾則并章奏無闕焉昔淵翁歸白雪岳必覽疏劄曰欲聞忠言謹論政目曰欲知進賢退不肖淵翁遺世獨立舉天下萬物不以嬰其心而其不果忘如此彼沮溺之倫亦何心哉

答金正宅 庚午六月

宣公奉議不住繙閱否退溪夏月讀朱書樂而忘暑
執事則困暑不能篤實陸秦悅心不及朱書耶抑志
氣奮迅有遜退翁耶陸秦雖不可不讀而視程朱疏
劄則差殊先將三先生公車之文熟讀精思得其天
德王道之實然後參看陸秦未知如何有天德始可
語王道而秦漢以來許多名碩有學問者幾人雖有
忠言嘉謨自欠本領而何能感動人主善其辭說徒
以頰舌而已者萬無格君之理所以以程朱奏議為
告君之第一義耳

示諭淵明之必欲問津可謂枉用心者豈真不知淵
明而云爾哉淵明雖自謂關門絕遊忌懷得失其心
未嘗一日而忘斯世讀其詩可見言外之旨也蓋其
自改名字以擬乎孔明者其志念汲矣古人有詩曰
柴桑物色似隆中出處雖殊氣味同當日若承三顧
惠晉家天祿未宜終此詩似然而竊嘗謂淵明有孔
明之志而無孔明之才縱使得君如昭烈恐做不得
鼎峙事業未知如何然為馬氏全節只有陶淵明一
人而已豈謂懿炎之孫乃有此純臣也惜哉陶公之
生丁不辰無以遂問津之願也

與金正宅 庚午至月

天乎天乎何奪吾城台之速也玉樹摧矣冰壺碎矣
世豈復有斯人世豈復有斯人哉多讀書知義理勝
似此公者豈無其人而若其天分絕高查滓淨盡純
然天理而已者可以曠世一值安能久於斯世哉寧
其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與造化以爲徒接
太清以爲隣也卽其平生物我無間城府洞徹有似
清濁之無所失而若其皮裏權度精切不差輸心吐
肝兩竭其端惟在乎執事與賤子耳宗族交遊并坐
其無靈殲此良人尙忍言哉尙忍言哉畱吾輩子然

在世踽踽末路將焉用見在茲痛恨徹骨不能鎮遣
要之死日然後乃已計應均茲悰緒也此公身後自
有許多事在罔非吾丈之責而此身亦安敢辭也死
者復起生者無愧方可以塞後死之責未知如何可
適其宜耳

密之南樓固勝絕一路而若其山川形勢大遜於安
禮尚善之間以故生得一畢齋而止十室忠信必有
其人而亦寥寥無聞人傑固爲地靈而風氣衰颯則
地不效靈安禮尚善亦生人物不得亦時運所關也
縱使有之孰爲之激厲成就祇應零落同草莽耳如

李公宜朝篤志好學才良行修爲嶺士之冠冕而執事爲斯人假敦府一銜不得尚何言哉法田姜參奉始煥知其爲名家碩儒而願言久矣南來彌勞憧憧而無因相見陶院歷路一扣其衡宇所準擬存焉而未知會當有成耳安公昇遠始聞其名而執事所稱述吾無間然一善且是抵洛沿路而莫詳所居易不示村名耶一善又有沈處士大之未詳其所存淺淡而槩知其爲吾黨中修士也善人國之紀雖多不厭而嶺中同志之士若是其鮮少執事之爲國家深長慮信哉信哉

嶺左右俗尚之不侔卽其風氣之所使然而亦退溪南冥之所由漸也兩賢似不爲風氣所囿而居是鄉循是俗以至於習與性成而成德亦在乎茲大賢以下之所不能免也篤實之弊流爲吝嗇尙氣之弊流爲侈夸果如盛教而孔子之道三傳而爲異端朱門之學一傳而爲訓詁何獨嶺士爲然哉退翁門路純正傳之無弊而不善學則爲鄉愿南冥則已自做病如居室丹雘及毀却淫婦屋廬之類是已所以一傳而爲仁弘然仁弘之門又出桐溪此善淑南冥者也仁弘自不善學耳于南冥先生甚事城台嘗篤信退

翁以其氣味之近也愚欲矯其偏爲言令公欠剛毅當學南冥壁立氣象言下肯可且曰古人謂南冥非東方再生底人物斯言信哉其虛受之美尙論之正有如許者不容勝言今因兩賢事聊復奉聞計應潛也

答金正宅 辛未正月

爲赴城公之葬歲闋三日啓行行到數日程伏奉一命真是夢寐所不及意慮所不到也學未能通方年不及強仕冒出而膺 命則自不免漆雕公之罪人固賤分之所不敢出而此猶以出處言耳顧茲情理

卽史遷所謂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者也何忍千里曠省而爲供職之計乎卽其勢自不容不然非不就也不能就也豈不屑祿仕而然哉惟執事知此心也一謝 恩命亦是一義而分義之申不申恐不在茲未知執事以爲如何舉世曉曉有不忍聞者祇任之已矣干我甚事然使天地中間自在身爲人口吻上軟物致憾於秉銓者大矣入洛日已呈旬一之而又再斯則自滿日限可以依舊自在多口亦可以已矣月初遵海而南歷選諸勝而所謂列鎮小不成村大不成聚大鎮僅存數里之城而其短如堵半毀之戰

艦亦膠于港非潮汐則不可動盡弊之軍械亦埋于塵非時月所可用所謂防軍雖咸集而戍之出莫成陣入莫保障而鎮長無食食其卒以爲生豈有無卒之將乎一朝海鯨揚波束手而就死而已縱有經天緯地之才龍韜虎略之士將何所折衝而禦侮哉此鄭撥所以未及發一矢也鄭運所以罔克展其步也龍蛇覆轍昭昭在前而伊後綢繆若是其踈漏斯可以備陰雨乎真是兒戲不若耳以不教民戰夫子猶謂棄之况無軍民而可以爲戰乎不直棄之是殺之也爲城郭甲兵以守之者乃所以活人而今因之殺

人是豈重門擊柝以待暴之意乎愚意合諸鎮于金山多大而兩之繕修其城池增峙其兵糧屹然爲南門鎖鑰則庶幾得力於緩急耳移設水營于釜山亦一道也固知斯言卽屬分外而每讀三淵六鎮歎爲之擊節今因觀海尤有感于心者聊舉其無人語與肉食者此事曾入思量否之句以奉聞計應有契也安知不爲執事異日之憂乎然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鄰聖此訓政道今日事彌令人痛切耳泥丈之晉長戎垣可慰而不可賀也三世將兵固己道家所忌不直爲當人身上不幸而已戚里將兵自

清城始國朝之所未有也一門之內五世七將皆以
戚里而致之於古亦有是德門之垂衰以理則固
也特以潛翁惇德之報雖危無咎而亦倖耳准執事
可以聞此言也故漫筆及之計應存時惕之訓持虧
盈之戒立一世之極也是豈專爲德門之幸哉

答金正宅 壬申元月

西警尙何言哉尙何言哉屢豐餘因一失稔至發潢
池之變一舉而陷五城殺害長吏據有清北京師震
盪八路驛騷自有土賊以後所未聞者也至於自號
爲元帥傳檄投關則其爲計不直爲鼠狗之儉竊而

已凶鋒所加勢如土崩過計之憂何所不至哉或云
小醜也不足慮在他時則猶尙云爾在今日則未也
幸而清晝之奏式日斯聞殲厥巨魁掃盪窩窟卽次
第事未知已然否晦翁所云漢祚中天可占於此矣
微臣殘疾臥空林不耐憂時一寸心誰遣捷書來
戶真如百蟄聽雷音是亦晦翁識喜之什政道此身
今日事也不識執事作奔問之行耶雖不得呈身朝
堂入處京第俟事機稍平而還于邱隅亦一義也漠
未聞知不堪湮鬱聞變之初都下光景若將朝夕星
散爲日頗久稍稍底定今幾晏然否嶺左風俗不甚

浮澆而風聲所動不自鎮住捷音雖聞亦不聽信樵
蘇幾絕亦將廢農蓋治極思亂而然也推茲土而他
土可知因一遺而諸道可想至靈者人心而危動難
安至於此極若加以饑饉風吹草動其勢之所必
至竊恐 國家之憂不直在於西陲也若不大家撫
綏未易妥帖懷保小民慰安大族兩者當并行而未
宜虛徐也芹曝之忱耿耿在中而真所謂空言無施
雖切何補者也以吾執事也故聊以奉聞而亦何益
之有哉使知時識務庶君子而處之則當如何爲計
耶安危大臣在不必淚長流子美憤懣所爲作也讀

之增流涕耳

東朝寶籌光躋六旬縟儀載舉 聖孝克伸臣民慶
忭中外惟均第竊伏念我 慈聖撫謙之德掩千古
宮壺 守 先朝之精義 辭徽號於庭籲所以壬
戌 諺教泣當日之廷紳作訓謨於無垠耳不直徽
號凡係豐豫之舉一例 辭遜卽賤臣之所嘗與知
者也今日之事出自 聖子知年飾喜之至誠純孝
卽所謂歡心始於內朝孝理形於寰海者也有人孰間
然哉第今邊圉有事 國憂孔棘此時 受賀恐違
我 東朝本意苟有 徽音之下如壬戌之 爲則

聖子必當順志羣臣亦應將美用遵壬戌己例也借使城台而在者其必警咳於 帷帟之前也審矣此孔明所以追思法孝直不已也歟草莽賤臣妄論國朝典禮非義分之所敢出而因之闡揚 慈聖志事亦所不敢辭也非執事無誰與語故漫筆及之一覽而戢之幸耳

國家養士四百年又得一鄭著爲公朝賀也封疆之臣當死封疆鄭公之死分耳然闔門殉節戊申三忠之所未有也烈哉烈哉見危授命出於不識何狀之人自古而然今又見鄭公奇哉奇哉是可以樹風聲

於百世重 國勢於九鼎其功亦大矣

與金正宅 壬申七月

意謂時人之忘執事久矣忽得高名於政眼令人驚疑久而靡定也無端見擬己是匪意低望蒙 點亦出異數感戴之餘意思何如君子行止前定不窮固無容仰贊而不直見職雖入可否之地處啓沃之任不有大節拍未宜出山門一步斯義也執事之所雅言也蓋生人之意欲無窮而富貴之溺人爲甚故士無富貴之志而後天下事無不可爲故孟子曰人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是以有天下而不與者乃可

以托天下豈與夫不屑富貴之爲高已矣哉善乎高
梁溪之言曰丈夫坎壈在一時精神在千古今人謂
身後名何足道直是一點靈光可對天地卽與天地
俱無盡也吾輩共保無價之珠而已退翁亦嘗喻仕
宦之害曰母欲速母沒榮光常患有初無終之可恥
甚於撻市而日夕策勵則庶幾有望不然只是滾同
過一世其隳名辱節反有甚於隨俗出沒非謂執事
或忽於此義愛慕之極引爲先事之戒計應言下相
契也

答金正宅 癸酉二月

承示判京兆因人有所贈云此古朋友之道也今時
則寥寥而惟此公行此事此事雖小大關世教世教
之幸也此公之與執事之辭愚則以爲可載諸名臣
錄而無疑也先哲之於辭受一毫不苟而其交也以
道其餽也以禮則聖人亦受之受之爲恭則却之爲
不恭恭與不恭視其物之有名無名耳伊川辭呂汲
公之嫌晦翁受趙餘干之蓼縑不近節士之體蓼則
爲濟生之藥程朱所處各有其義義之所在固不屑
於辭受也昔者穎丈之淹病也此台遺之以蓼楮海
錯穎丈不辭以承其厚意因服之以起死苟其不義

而類文爲之於年前執事亦納其了糶之資者以其
餽之有各也蓋妄施不爲惠妄受不爲忠而今者此
台之所施於執事者周急也非貨之也豈可曰無名
之物乎一介不取固執事雅操而於是焉受之則其
孰曰以貨取乎可以與而非傷惠也可以取而取
非傷廉也執事之辭無乃過乎愛施者仁之端取予
者義之符也執事以却爲恭終始無受則莫無近於
沮人爲善之路乎不係已與人因其善端之發而擴
充之是爲充類至義之盡者也第君子相與禮際爲
重而今茲見遺有物而無書無書故無名無名故不

受非無名也儀不及物也執事之辭之也固也愚亦
不敢勸其必受也此台若聞所辭之義而有書於執
事爲言是物也出於周急則非無所處而餽之也前
日之不受後日之受不亦各適其宜乎昔韓康伯力
辭范宣之絹迫而後受以其發於至意不可以終拂
也是亦不爲己甚之義也若以書來執事當引夫子
不繼畱之訓以復之莫教再煩勤念如何如何寧學
夷清而過不可學柳和而不及是固吾輩所雅言而
柳下不以三公易其介則其介不可及豈直油油然
不自失者哉聞靜先生所訓尤爲處末路之真詮妙

諦願相守而勿失也

法田姜斯文始煥信息何如家親爲舉斯人于守令薦中矣道伯云以作故而見退信然則山南吾黨之士復無人矣所願言者已數十年而三畱嶺中終不一識亦足以齎恨千古矣晦齋嗣孫元祥甫篤於天倫濟以文學不直爲一路善士鄉中月朝然也得鬼科纔榮歸患痘而歿歿而無怛化意其一門諸宗遠近少長咸集侍疾至有願以身代者生而盡宗子之責可見於此矣一州貴賤上下莫不嗟惜如喪至親或有垂涕洟者是豈可以襲取哉益見其可惜也斯

二人之不幸實爲一路人之不幸雖謂之有關運氣可也以執事愛好人物亦應爲之惻惻動心也

答金正宅

甲戌閏月

近日所進講卽千字文也始初登筵賓僚達曰此桂坊素以學識見稱俾陳文義何如仍顧賤臣曰必淺近其辭而易於諦聽賤臣起而對曰賓客春坊已各陳文義臣無可達之辭矣後日詣閣賓僚爲言向筵仰請以文義而不達何也愚答云桂坊不過陪衛之職非自上所教不敢仰對此昔先輩所逡巡也設令有可陳之實旣以學識仰達則曷可冒當學識

之目而云爾耶且千字無可敷達之義且強覓而爲
辭亦涉欠誠當俟進講經史勉強仰對也賓僚不以
爲不然登 筵不復仰請茲事未知於盛見如何

與金正宅 甲戌午月

權敬止丈奄爲泉下人矣一識之願常所耿耿而竟
莫之遂其亦有數存耶聞其學問門路純正以小學
近思爲平生家計云益驗其造道之真也區區嗟惜
非直以古家之喪典刑也伏計歲寒之期期于皓首
忽焉失之將何所爲心耶晚境之失一良朋大關數
命不勝慨息閱元履之喪又何其酷也斯人而止斯

耶學問可備啓沃文章可資黼黻而斂之若無晦身
于祿仕彌見其德行之實也年不滿五旬官纔止一
縣官固無足道而可惜其厄於年莫克志業之所造
耳此公已酉壬子間事固可謂白圭之玷而屬之年
少未成德前方爲老成忠厚之論也作成後進之道
固當原其情而恕其事舍其舊而與其新俾作回光
返照之圖同趨大中至正之域可也不此之爲大聲
以色不少顧藉直驅之於異趣醜正之科自非安命
聖人安得不乖激乎激則過矣所以致以欲爲剛之
譏也古之君子亦有先黷而後貞先病而後瘳者曷

可因一時所失摧折逼絕不開其自新之路乎因其
心量不洪致世道之病不少不能無慨於伊日秉成
之人未知意下如何使栗翁而在者所以處此公者
必有其道豈爲是哉願執事學栗谷而上上及于孔
子之至公血誠方謂吾事可了也伊時秉成者終被
一私字所纏繞自誤而誤人者亦多矣程先生云雖
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者豈不信哉執事
乃所願在乎學孔程李三聖賢則向時事真是檜以
下無譏曷足道哉

執事亦聞李在邦之死乎斯人也亦死矣許多好處
殆不勝喻而蔽一言冰心玉壺徹底其清也當世之
第一流當以此人當之蓋考其表裏而無瑕尤世豈
復有斯人哉賢者國之紀人之望也其將無國而無
人乎不然何奪之速也俾其範世垂俗之多少經綸
不少概見卷而歸之重可惜也若其文章可堪不朽
而在當人身上亦餘事也稟若至清之氣處若至濁
之俗渠安得無死乎生不能充腸死無以掩體又絕
血胤典刑莫紹所謂天道是耶非耶自承其不淑五
情欲裂四體投地一慟之餘行自病矣是豈爲昏姻
之故哉惜其人也憂世道也惟執事知我心也

會聖之十年不製衣於執事見之矣若賤身者坐享
非分飽煖中心不安殆有甚於寒餓仍思彭息永卧
念天下寒者之語若獲我心在餘人爲然况吾執事
親愛有逾骨肉而一任其窮乏此又不安之大者也
料理一千文屬諸來人用作賀綿之資可能及歲否
斯事也竊附陳同甫裘材之義幸毋辭也

與金正宅

乙亥四月

執事亦嘗聞朴元得之爲人乎其人賢者如玉無瑕
如冰至潔直是清澈到底固已可貴而重之以克敦
詩書紹明先訓其于禮則專門也念并世無可及者

及爲吏役務壹心營職殆不知形神之弊盡存愛一
念極令人感服盖其立心行己在家莅官事事尋求
一箇是庶乎全其天器者也遽聞一曙不起切怛之
極心膽欲隕斯人也戚畹也士類之所不與故人無
得以知者然苟其賢也曷可以戚畹而棄之哉郭况
之謙恭下士傳喜之介然守節亦見許於前哲况斯
人之爲醇儒乎又况近翁之肖子乎出入禁闥數十
年而無一點禁齋氣味尙不改泥谷日窮餓樣子未
知古所謂退讓君子者如何耳此愚所以樂與之遊
而不以形迹爲拘也不如此愚何爲相慕悅兩忘所

趨乎向年哭金城甫昨年哭李在邦今年又喪斯人
獨留此孑然一身竟何爲哉竟何爲哉俛俛晚途祇
有後死之悲已矣愛好人物固執事素性而亦應知
斯人之可惜故是以言之耳

向教父在而舉母緇者服緦爲非禮愚固不能言下
信及故積費究索猶莫自信考諸前賢成說厚齋陶
菴咸曰杖葦實兼三年之體又申心喪三年以服緇
爲得禮之正蓋父在母喪者雖壓屈不能自伸而本
服則三年也降服亦具三年之體是亦應服三年者
也家禮集考斷以不當服至云大義所係不可易則

亦過矣以具體三年之服而服緦終恐無悖于不敢
伸私之義也未知意下如何

與金正宅 丙子閏月

錦官上任後信息何如未欲一理巾屨往吊重峯忠
魂仍撫七百義塚耶當趁赤城丹霞否德裕湖之名
山也錦邑於其麓地僻而清所以爲各邑也卽以此
時結廬德岳招携錦官鳧寫於爭流競秀雲興霞蔚
之中用成象外清遊如何不必爲鎮長計視季兄爲
淹速可矣昔張志和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客乃兄鶴
齡恐其遯世不還爲築室越州東郭斯事甚好取法

季兄應樂爲之役執事浮家泛宅於是焉可占矣攀
菴金公純行之爲三山也淵翁欲結夏於離岳至相
證期屏溪隨其允丹邱任所棲息于舍人巖久而後
返昔賢之不拘居停而任其去留也如此此賤子之
嘗所矢願而親老病潑一身無以自由度盡半百年
光于城市闐闐之間每誦崔孤雲紫陌紅塵眼無開
處白雲青山夢有歸時之語時一喟然耳

與金正宅

丙子七月

自承巾櫛備位不勝憂喜交中喜者以疾患之可祛
也憂者以爲祛疾患而反生疾患也執事斯舉乃有

不得已也豈爲華靡細娛之所牽制回奪哉是則非
可慮於執事者也昔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彼其正大
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念其知慮之所
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
之助與有多焉斯義也朱先生說與于劉荊州固執
事所雅言也朱先生又言荊州無賢士大夫可奉談
燕人心至危恐久流放難復收拾願日取古書熟讀
深思以祛物慾之蔽斯言尤親切有味以端居者之
易蠱心志也執事處寂寞之濱了無事在寓心易偏
偏則做病此常情也通患也以執事清修苦節豈爲

是哉豈爲是哉然而爲先事之慮者卽無若丹朱傲之義也幸以孔明之事謂必可學晦翁之訓謂必可遵宴昵之私無得干於清明純粹之地則豈不做真正大英雄哉然則孔明亦宜姑舍况如劉共甫者乎至親至密而易乎陷溺者不惟夫婦爲然畜妾者尤所志戒不於是焉致謹則人欲肆而天命有所不行矣吁亦可怕矣哉所謂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于其間者是爲發省克治之資惟執事欽念哉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遠近之間自有正當節度君子所宜兢兢也妄恃虛襟竊附良箴莫無近於芸人之田耶

退陶遺書尚不住披繹否尹和靖言伊川踐履盡一部易而愚則以爲退翁庶幾踐盡謙之一卦後學學斯翁專在乎尊而光卑而不可逾蓋善學則蠻貊可行亦爲處末路之真詮妙諦也尤翁嘗云退溪之學最爲無弊而其作處與朱子不同亦以文集難看至欲爲之註釋而未果南塘繼而成之載塘集拾遺曾經覽否執事可能解退集如朱書劄疑例足成尤翁未了之業否大山集謹茲呈納幸備佔畢之需焉斯人也學術純正遠宗考亭近述陶山陶山後所未有

者也卽其遺書亦見其多醇少疵近世嶺儒之冠冕也但其所論名理膠守退說不知理氣互發爲正見之累從而爲之辭於栗谷說不直聽瑩而已至爲說以辨之而終是於理無爲三字看得不透視理爲作用底物是可闊也退栗兩說是非當決於中庸首章章句其曰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是可謂理氣互發乎當嘆做氣發而理乘乎惜哉爲先入之言所誤也終古以爲患奚獨大山爲然哉牛溪屈己見而從栗谷至許以洞見大原非天下之大知大勇其孰能與於此哉全嶺多士殿退翁而論理氣者餘數百年不知

爲幾家而濯舊來新無一人如牛溪之爲者風氣之
囿人乃爾耶彌信牛溪造道之卓也

答金正宅

丙子陽月

向者仰勸記述一事此與立言有異恐非可辭也南
少輩私自論著者往往顛倒是非背馳義理其有不
以戊乙逆變辛酉邪獄爲士禍者乎此不可以不慮
也午人開口便說庚申士禍李匡呂集中戊申軍興
乙亥事作等說不翅兆見而已如執事心公眼明者
固宜究忠逆之辨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作百世
之案誠非可已而得已者也是豈與息垂空文以自

見者比哉幸亟圖之第拱而竚焉

子夏所云四行人倫之大者而行必盡誠則卽此是學曷可外是而爲學哉集註所云學求如是而已者誠道得真切耳質美者固嘗有尊賢者矣有忠孝者矣至於易色而竭力致身則詎是不學而能之乎其所以云雖曰未學卽假設辭也非謂能此四行者是未學之人也較諸上章夫子之言則固欠渾然而吳氏謂之抑揚太過則過矣至謂流弊廢學則不亦爲過計之憂乎朱子從吳說而又謂與子路何必讀書之說同其流弊皆至於廢學斯言也恐無以服子夏之

心也子路之言失先後本末之序見斥於夫子固也子夏所云專出務本曷可與子路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者比而同之哉小註朱子說但以夫子之言比之則見其偏者是爲精義未知如何

與金正宅 己卯五月

令子婦喪患尙忍言哉尙忍言哉自從晝哭以來固慮有是日而慈孝之所孚感或望其全保竟致命而遂志矣節烈卓然爲之欽服終古下殉者或毀髮膚之體或經溝瀆之中用卒其矢死之願其操雖完其事則逕庭其行雖立其形則虧壞而今也則不然雍

容暇豫於決絕性命之際苟不固靜無違禮顧安能動必有節易所云婦人貞吉者非是之謂歟胤友刑內之化於是焉可見矣胤友有至性純行而室家之間馴致姘節孝烈成雙當爲世教之光不直爲德門一家之榮也幸以斯義自寬則庶幾塞悲是爲所厚望耳旌褒之論計應不日當發未知孰有爲之倡之者耶

頃者蒙諭西湖酬酢作題目入思議者亦屢日矣益服藝友高識遠覽願吾丈之終身受用也朱先生嘗論聖人出處曰須看他至誠懇切處及灑然無累處

此兩者竊恐無可施之地固守東岡爲今日第一義諦至如一行作吏不過爲口腹之計若無損于出處之大防而一步出門善後爲難是亦不可以已乎若實見得雖生死猶不可易况區區祿仕乎又况五斗之米詎活百口之命乎等溝壑耳與其降志辱身曷若克全所守以終吾生之爲浩然無怍乎孟子曰人不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是故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乃可以托天下可但不屑富貴之爲高已矣哉善乎高景逸之言曰蕭然一身取資幾何兩間甚廓可以自容千古甚長可以不媿莫以餓乏之到骨而少變

介石之至操則其所以扶植世教者未可一言而盡也不獨副良朋忠告之意而已吾輩自有光明寶藏可對天地即與天地俱無盡祇當保有此無價之珍也伏計怡渙于雅衷也

李龍大爲顛父冤判性命而不悔者真是慷慨殺身千百世乃一人耳嘗欲爲之立傳及讀通文彌令人感服生民首章之義於是焉不泯也顧無筆力可以微顯闡幽用圖不朽而至意攸存不容不奉副終當有以聞命也

自燕新來之書即清人所謂皇朝文獻通考也皇朝

非皇明乃清人所自道也其中朝鮮考及辛壬事列書四忠名而曰謀逆伏誅襲其時羣兇誣奏也本文錄呈入覽可悉也誣四忠所以誣英廟也乙巳以後不即辨誣以致登諸劄牘流布四海是亦羣下之罪也草野矢志之徒名以野乘者暗室竊書應靡所不至安知無大於此者乎爲海東臣民者常以明目張膽辨我聖誣爲第一義諦尊英廟於日月之上是爲報不報之恩者也一番明辨之舉恐不可緩朝廷之上亦有斯論云矣

開元禮小大斂無結絞書儀小斂陳友註曰今俗無

大小斂家禮附註高氏說有云今之喪者衣衾既薄
絞冒不施懼夫形之露也遽納于棺以入棺爲小斂
蓋棺爲大斂則是大小斂皆廢據此則唐宋以還小
大斂俱失古禮溫公好禮故採儀禮而行斂絞大斂
則文缺家禮本書儀大斂之無絞亦襲書儀也小斂
鋪絞至將入棺而始結之則似合兩斂而爲一恐非
有精義而然也小斂之未結絞固出於孝子時見其
面之意則不待廢大斂而後益悛孝思也苟其有害
於不忍之心則周公豈載諸儀禮哉故曰襲書儀也
非有精義于其間也家禮未及再修故此等處當更

正而不更正恐不當以出於朱子而膠守無改也

與金正宅

辛巳臘月

此去衷幅卽完伯丈人抵從弟昌平倅書也古者諸
侯貢士於天子者進賢勸善也以故庸者貢其身盛
德者貢其名以及幽隱今之所謂道刻卽此義也而
按藩者漠然不以爲意以利害紛拏之心應朝暮倉
卒之須買馬而不論足力沽玉而不論美惡是故名
實不副亦未足以供文具獨斯翁拳拳以世道人物
爲心急賢如渴謀及下僚搜訪古家遺逸真才實學
可以慰一路之望者若斯其懇摯抑有聞於晦翁答

劉共父之義歟吾將見幽隱畢達取舍不眩所以成
尊主庇民之功者權輿於此矣惜乎其不任天下之
重俾其亮采芻求以人事君之苦衷專而不能成也
執事好德愛士亦出真心每欲一往而先焉其有得
於切偲之際而然乎以故呈覽此紙計應犁然有會
謂不負所望也察舉親厚稱譽鄉慕擬作臨事待用
之圖然後方及乎根本長久之計實諭乎賢士大夫
之心是爲兩賢願之者也

與金正宅 壬午四月

嚴程蒼黃冒雨撼頓體字莫無告愆否今日事尙何

言哉執事幾多年讀書自視何如而蒙之以爲鬼所
脅歸之於左道惑衆濛幽囹圄之中此何爲也此何
爲也天下事真無所不有矣伊時曷不謀及賤身發
之率爾以致此極乎爲之慨惜不能喻懷然事已至
此亦無如之何矣隨遇而安安之若命靜俟造物者
處分如何

與金正宅 壬午六月

卽憑賴翁承聞居停諸節而莫以身親則其異乎隔
靴爬癢幾希彌勞凝情炎威孔酷處坎氣度如何竊
想以理自勝無適不安神勞豈第節宣玉筵匪所之

遷恐非得己而要不移安保近地云有足聽聞不任
欽歎晦翁送春陵謫客不翅屢往復而無片言嗟勞
惟有不勝惆悵四字終以讀書玩理欲講無從爲憂
吾輩相與當壹遵此度未欲效兒女子態而往往有
耐不得處其有愧於太上忘情大矣抑不能善學晦
翁而然乎聞案上有書鑽研專精云不識所課何經
程叔子易傳專賴涪州之力是爲執事願之者也東
坡居謫爲瘴癘所侵蠻蜒所侮人不堪其苦而曾中
泊然靡所芥帶食芋飲水著書以爲樂此事政好取
法故聊以奉聞頽翁晚暮吏役固非所宜竟被少兒

輩劫辱身名僂辱殆無餘地若勸其蚤已遂初則豈
至斯極哉是亦吾輩之責也昨者迎拜東郭則撼頓
於熙天灼地之中而不直罔愆氣貌勝昔且胷襟洞
豁若無事在益知其非小丈夫也但執事所相與爲
力者惟有此翁而事乃大謬何其重不幸也是亦傾
覆之理耶且此翁得免行遣未可必是亦同一運氣
爲之奈何向後計活想益茫然然事到無可奈何處
當以無可奈何處之已矣恭俟蒼蒼者處分如何如
何天定孔固固難容絲髮人力耳彥富則來無恙否
亦有程課可以藉手否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

如西山九峯否兩世玉成在茲一舉非出於尋常慰
勉彌自振拔勿令頽墮彌加鞭策毋俾摧沮是爲日
夕所厚望耳

近觀辭敬軒讀書錄致一吾宗篤信朱子雖謂之醇
乎醇者非過語也但極贊許衡至謂有仕止久速氣
象則不知華夷之辨南塘所云率萬世歸夷狄政敬
軒道也且出身於永樂之世而曾不知恥不恥不若
人何若人有出處爲儒者大節而自輕乃爾惜哉不
識順逆之理者何能知華夷之分謂許衡以善學孔
子也固也如真西山金畢齋俱不免君子之譏并坐

理不明見不具耳三賢固一世宗師而有如許者信
乎學不可以不講識不可以不到也不審盛見云何

答金正宅 癸未正月

承喻理未嘗弱氣不敢奪讚下屢回益仰名理之卓
也盖宇宙間充塞彌漫做出許多造化生出許多人
物者氣也若無些兒空隙可安排理字然此特主氣
觀理而言耳主理觀氣則氣之循軌亦莫非理之爲
宰然則理爲氣本氣爲理用也陽微而終能勝陰善
小而終能勝惡君子寡而終能勝小人之衆是非混
而終能得百世之定安可謂理不能勝氣耶理無爲

而氣有爲理無形而氣有形常爲所掩故自朱子已
有理弱氣強之論而其實則氣之盛大流行皆理之
所使也非理則是氣也何所作用何所準則哉氣所
聽命之云恐非可疑也

與金正宅

甲申端陽之再翌

間作鵲嶺之遊歷選朴淵諸勝每到清絕之地未嘗
不懷仰雅度計應有冥契者存也此地曾經筇屐否
善竹化碧之血月臺埋路之草振觸心目往往難爲
惊異代興廢何與我事而自然相感令人失聲亦不
知何爲其然耳淵翁詩四顧淚欲落不知我何心者

真先獲也一方譽髦齊集崧陽書院請儒賢主講揖
讓進退固已中度而執經問難亦極會疑士趨之不
失其正於是焉可見矣半千載沈廢幾不齒人類者
誠不知其何說也周之頑民卽商之忠臣何罪之有
哉况已歸化膚敏裸將乎尚闕夫人固東俗鄉閭而
枳錮故都楷喪人心俾其多少英才不少槩見詎不
可惜乎中國之處長安洛陽亦有是否存心於世道
人物如吾文者應爲之哀傷也

承喻人道盡處卽是命也不盡其分而歸之命皆非
命也是爲造道之發百回欽誦贊歎罔已命者出於

天凡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則天與命非二也不以人爲害之然後方可以全天之所畀是爲立命也不克修身以俟者非所以順受天命故曰畏天命也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所謂樂天知命亦由是而之焉已矣孔顏之用行舍藏是乃安命尹和靖命不足道云者猶言聖人惟盡已分隨遇而安故不言命也活看則恐無語病未知如何

答金正宅

甲申閏月

示及易義妙知絕解洋溢紙面殆令人應接不暇若是者真可謂老而好學也歛誦贊味殆不容喻天之

生斯人也各具其耳目神志而千萬人之耳目神志靡一同焉是使千萬人者各傳其耳目神志而不與人摸擬不爲人管轄者也以故各視其視各聽其聽而不借人之視聽也獨於見識悟解則屈首爲昔人僕奴者詎不可羞哉然先之以孔孟殿之以程朱整頓萬理梳洗六經殆無絲髮餘蘊而如膠固硬拗好做紐捏伎倆者或有如鄙窺斗如盲摸象則認以發前未發而其實則贅也妄也甚則爲毛奇齡之訶罵否則爲李都梁之零碎是固不容不識戒然隨疑劄述用補還塞或備一說以竢來者不失爲洛建之蓋

臣而已至若易經異乎四書註之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不多一箇字不少一箇字雖少出入於傳義亦不至害理但緊要處不可不同蓋綱領頭腦易致毫差謬千之患故也亟擬逐旋貢愚還以求教而不惟久不研易心目俱生長守親側殆沒片暇可以理會文字終當有以仰復也吾文攻易使一字一句咸有下落義理象數各極歸趣則如愚者當得言外之旨受用不盡長者處其勞愚者處其逸詎是少幸哉此身在易中如魚在水此易在身中如春在木未審雅衷如何

衷幅示教奇哉奇哉以今歲甲申卽有虞 皇明始終之年而爲製浚衣襴衫用寓慕聖思漢之義者斯事曠絕千古孰謂閭閻中有此見識耶後有續列女傳者應具述其事幸示及誰氏用圖不朽焉

答金正宅 乙酉八月

尊丘嫂之喪令胤主之故以其屬稱題主以顯伯母禮當小祥服除因之入廟雖則入廟姑安於東壁下以待立嗣孫改題合櫝以躋正龕是爲得正何可以繼后之淹遲遽然合櫝乎兩位異題而合櫝者進退無據經權俱失雖曰禮窮則變詎敢爲無稽之舉乎

一廟五世之主題有三殊雖極悶迫事到不可奈何處當以不可奈何處之而已事勢情理恐不當參錯於其間也最尊位雖是當祧姑未遞遷則曷可獨用三獻之禮一廟而異禮乎亦當與諸位單獻而祭待遞遷備禮行祭然後情禮兩安此等處通變不得守經之外恐無他道耳

易繫長課不住鑽研否到老彌覺易道廣大無限量無窮盡其所下語雖一虛字皆一團義理四聖用心之苦切非淺見粗識所可破解也孔子傳易於商瞿而不授於顏曾何哉抑易不是爲上智立言却是爲

百姓日用俾之卽占筮避凶趨吉故不視以傳授之義諦而然歟此與二程不出太極圖其義何居願承真詮焉蓋山丈人竟不起疾既能終孝又克正終脩然觀化身全名完在當人亦復何憾而奈斯世斯民何愚於此翁無半面之雅而實心愛好者爲其晚節末路究竟得真也嘗謂庚申後元祐完人當以此老當之雖謂之當世之儒相可也居家感異顏之親立朝盡匪躬之節且讀書明理綜事經物洵適用之學需世之才也若是者歷選前哲鮮與倫比惜乎半生欽崎俾其滿腔輪困無地可布隨造化而冥漠也遺

疏字字血忱可見其宗國一念至死如丹也讀此疏而不下淚者真無人心者耳執事果能往訣否今而後世無知執事者賞音絕矣將何以見在耶不勝百身之悲效古人馳書相弔之義謹茲仰申計應諒茲苦衷也

答金正宅 丁亥閏月

令從姪婦戕己之生願續兒之命者其天心之哀痛苦切宜其格鬼神而幹造化今乃大謬不然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卽其所處律之以十分道理則正而非中然其發於至誠惻怛者實有精義存乎其間蔽一

言千古閨閣中一人耳惟同春先生之女爲羅氏婦者晝哭十數年未曾以戚容見舅姑一夕忽自經死蓋其矢死久矣而隱忍以須立後見叔姒連舉二女遂決焉三洲銘其墓而許其烈今茲之爲比之於羅氏婦又有說焉曷可以過於中而不重之哉世無三洲巨筆闡揚曠世卓節是爲恨耳俯示遺書屢回擊繹幾令人聲淚俱發有未忍再讀其言鑿鑿中窺豈由淵識中裁量出來非造次取辦是所謂從容取義難於慷慨殺身者耶第有難盡從者不設饋不立主不合祔也禮喪有無后無無主故曰夫黨無兄弟使

夫之族人主之執事之於逝者雖則服盡既無他總
功之親則宐主其喪喪既有主則曷不設靈座行饋
奠乎遵雜記雖踈亦虞之文虞而祔廟仍撤几筵恐
宜所謂卒哭三虞後祭名始喪朝夕之間哀至則哭
至此而止有朝夕哭而已哭無服之戚者豈有卒不
卒之可言祇當有三虞而無卒哭也雖無卒哭亦不
忍無祭而祔遵朋友虞祔之文三虞明日而祔祔祭
後不復返寢卽從所祔位入廟恐爲得正也至若祔
葬一款令從姪緬襄縱令擬議於越中終遂逝者之
苦願姑莫爲力則既有虛左之地當用同穴之制俾

孤魂有托也昔人有云節義之婦皆祔貴賢也推斯
義也恐不宜別占兆域也祔葬于先舅姑其所發願
出自不匱之孝用存久遠之圖宜遂其志之所欲而
第合葬所以同夫婦之道是非不可以已者乎

答金正宅 丁亥七夕

承喻以盛夏極熱不脫衰經必添貞疾憧憧乎慮患
苟不固吾丈深愛孰爲我地若斯其摯乎感極涕零
不能喻懷巨創以來雖不敢踰制而危身亦不能抑
情而就禮惟衰麻在身身若復憂病而去之則其異
乎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戚者幾希縱令中暍而

死衰不可脫未獲聞命惕息惕息元貞簡公吳出處
之得中誠若盛教金東峯南秋江諸賢皆弱冠之一
布衣耳可以輕世肆志任其自靖如元公者通籍蜚
英轉身爲難而退藏於 禪讓之前明哲保身見幾
之神也赴難於荆蠻之行死不忌衛服勤之誠也服
方喪三年矢之死不出經夷險而一節者也其所以
竭身命以徇國者比諸金南諸賢又加難矣金南則
與死六臣及嚴戶長并享於越之彰節書院而元貞
簡不與焉是爲闕典也至若忠臣壇則嚴戶長一人
外除非死事者則俱不配食非獨元貞簡而已愚在

越中述觀瀾亭記謹茲呈覽可悉其畢義盡分之顛
尾也越中舊有生六臣祠間因 朝令毀撤而爲
端廟入越服喪當時靖獻諸賢中惟有元貞簡一人
耳并享於彰節書院無可疑者而尚寥寥應有士論
存焉耳栗翁之獨表章梅月翁者以立傳之出於奉
教也元貞簡微晦其行民無得以稱焉故久而後顯
抑亦有時也出處之正不讓湛齋云者可謂得夫子
而各益彰也

與金正宅 丁亥八月

嚴程載戒侯度如何予浙劔炊是亦計活達人何處

不可安命耶操心慮患益復畏約恭俟仁天之鑑臨焉五百文呈上竊附昔人贈驢之義焉餘冀習坎心亨用副懸情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書

答朴元得

宗興○己未正月

按備要小斂憑尸哭辭後括髮免髻遷尸後襲經則飯舍時不斂髮可推而知也小斂時白布巾環經家禮之所不言而備要言之以古禮之不可廢也沙溪舉儀禮用補家禮之闕曷敢不遵耶

古者士無月半奠然備要則望日亦用果一盤不設酒不出主依此行之爲當此先先生答直弼月半奠行否之間而區區所奉以信及者也且伏聞素日欲

復行望參而未果云哀若先舉望奠於靈座葬後繼
行望參於祠宇則豈不有光於繼志之孝耶若以事
力未逮雖不得行於祠宇靈座之獨行恐無豐昵之
嫌未知如何

妣位合耐之由當告於考位凡筵而因上食恐宜
凡筵異於祠宇朔奠異於參禮則以妣位合耐之日
而廢考位朔日之奠可乎行之恐宜

備要夫黨服圖中夫從祖姑即夫之同姓五寸姑母
而舅之從姊妹也其服雖不見於儀禮家禮而儀節
與國制俱許服總沙翁又載之備要亦出從厚之

義從之恐是

主婦亞獻時無他婦女可以執事者則主人庶母與
庶祖母之助主婦執事似是不不得已而爲之者也以
栗谷序庶母於主婦前之義推看則恐不可行而栗
翁所行終涉未安已有牛龜兩賢所議到者恐不當
取則也女僕之不可爲執事來示得之矣

答朴元得 庚申十一月

大祥既退行於大葬卒哭後則雖過二十五月之
期而當用未祥之例雖死於二十七月之後凡筵未
撤衰經在躬則便是未祥而死者也焉有未祥之喪

而無主人者乎當論既祥未祥不當論喪期盡否然則其子之承父服祖處變禮而不失其正何疑之有父喪卒哭後當卜日行祖母大祥其諸父可諉以喪期已盡而未祥而先除耶當於其兄卒哭後卜日行大祥偕兄子承重者而同時除服已矣復何疑乎其兄追後成服則其弟先滿先除者固有之矣所謂先滿者祥期之謂也若夫金氏所謂初定十九日非祥期也不過 國喪卒哭後初丁而已有甚意義而必於是先除耶先滿先除之文恐非可證也禫則過時矣當不祭而祥後或丁或亥日即吉可矣逾月而吉

尤可耶

答朴元得

辛酉元月

溢幅垂諭濯手莊誦不翅百回有以見繼述之美秉執之嚴區區歡歎斯義也先先生六十年所講明而關出處之大節百世在前千世在後消泐不得磨礪不得者也盖以其不言易者而可知其善用易處故含晦之盛焉而愚欲明之微婉之至焉而愚欲章之竊自附於微顯闡幽之義矣今服俯教見理正而慮患審自不覺其犁渙于中矣敢不惟命改構草本謹茲呈納下覽後幸夏教之愚之執書贄而登軒屏也

首講陽秋之大義今當三年之畢而象生之撤以平生所秉之大節終告于靈座之前者即所謂始條理終條理也願有以諒會焉然酌辭略之又略刪而又刪而亦已多乎朱先生之四字是亦猶賢乎已耶何時道得先生心出來耶惟有胷中之礪礪而已未易一二爲世人言也

答朴元得 辛酉二月

從氏兄哭天聞來慘惻雖未成殤而猶有易月之哭則曷可告榮于祖母之廟哉出瘞後方可議到同宮異宮亦不必論也

家禮亞獻以主婦三獻以子弟而無伯叔父母爲之文然廟中以有事爲榮則固可以逮賤亦不可以逮貴乎使得以申其敬一也然則諸父之終祭無所事誠甚缺然退溪說愚無間然矣家禮本意似爲其尊者而不與然以尊祖敬宗之義爲宗祝有司之職者豈降屈哉敬爲執事已矣

備要合祭新主祝以母存父亡者言而小註喪期已盡禮當配享云云即父先亡母喪母先亡父喪通用之辭以其某親二字而可知也然全無躋入于廟之語僂覽祝辭比備要頗詳而亦欠配享之語愚意兩

者俱是未備因其本文而改措曰某親喪期已盡禮當配享今以吉辰躋入于廟時維孟春既非仲春則追感歲時昊天罔極敢以清酌庶羞祇薦歲事云云未知如何配是合意母先亡父喪恐無不可用之義只依備要註可矣新主祝出自儀節備要而通指始為廟與繼累世者言耳

與朴元得 壬戌十一月

方行婦翁緇襄而荆布非應服三年者則當不服總矣欲從王肅無服則帶服加麻之說然婦人加麻於禮無稽亦難從也自啓墓至葬當素服哭臨虞而還

華盛之服雖未會下亦當素服以終虞未知如何

答朴元得 癸亥正月

下詢儀節奉悉昔有人問於慎齋曰今若改官及追贈在時享月內則待時享日若已過時享則俟次仲月時享慎齋答以有事則告不可留待據此則告官榮亦當於筮仕之翌日不可遲待節日而執事既病莫之行則望參告廟恐不害義雖未躬將替告亦宜矣肅 命日亦當以公服謁廟未知盛見如何

與朴元得 癸亥五月

近得尤庵先生遺真作為小篋每月朔望揭于所處

之室再拜展謁用寓寤寐羹墻之慕焉雖未能有行
焉乃所願則學尤翁耳卽其高天闊海之襟泰山巖
巖之象而知其道與之貌天與之形也惟望儼卽溫
而言不可聽則益恨吾生之晚不得承真訣於南澗
華陽之間晦翁所謂先生寂無言賤子涕泗洶者真
先獲語也在先生托非其地而在小子則瞻依有所
區區之幸耳竊謂朱子後孔子也尤翁後朱子也蓋
其所值之時同而事功亦同耳旣奉尤翁之真欲并
及兩夫子像而不可得仍憶先先生書室所安兩夫
子小影應留宅中執事若許我同守則謹當躬造奉

來若謂先人之所奉也不可以與人則以一本未粧
者惠及千萬至望今人於三聖賢并受罔極之恩雖
家祀而戶祝未爲過也則尊奉肅清以寓忱誠者其
心無不同耳然則愚之所懇毋或違於絜矩之義耶
若非執事與我弟畜而兄事之則何敢發諸口且所
恃而仰請者以執事之物我無間耳幸矜諒焉設像
而只行再拜甚昧然欲將一瓣香用薦微誠未知如
禮何先先生前日瞻拜而止不焚香爲嫌近於影堂
耶兼山已例亦願聞之并見教

王制曰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殯與葬自是兩

項事出殯不克葬而曰葬可乎愚則以爲不可謂之葬也然則雖過三月之期一以未葬斷之已矣王制喪三年不祭之文今雖不可從然其身死未及埋而祭其所奉位恐是情勝尤翁所教百日爲斷雖是通變之論而終恐過於禮未敢信及

士昏禮曰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此與家禮宗子自昏則以族人之長主之之文不同然父母沒族屬尊者主之無則躬命之可也儀禮之所未言朱子發之也雖非宗子無父母族屬則自命之已矣外親非我族也吉凶之禮不可使主之故雜記曰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之妻之喪雖親不主夫若無族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婦人外成故也外成故本宗視之如外親以故不主其喪亦不許其女婿外孫尸之所以別內外定嫌疑也既不可主喪則亦不可主昏大防不可逾也魏氏堂家禮會成曰孤而無族長者母舅主之無母舅者父執里宰主之此出於通變之論而母舅有違雖親不主之義決不可從父執里宰卽符隣里主之之文然恐不若遵儀禮已躬命之之爲正也已躬命之似欠養廉遠恥之意然苟其不義而周公言

之哉何休釋春秋公羊傳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章而曰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自命之則不得不稱使此爲可證也

答朴元得 乙丑二月

曾讀先先生所著吳寧齋遺事醇菴之爲成都寧齋不着成之鞵而着草履直弼則因方喪變制渾身被服卽官物耳且聞先先生隨先王考之官嘗杜門自守鮮與邑人接及歸出門不知爲衙子弟云直弼則來未數月知面者多此兩者直弼悅之學而未能矧

伊大者乎愧前修而忸怩而已

先先生遺編寫役既卒已傳示李俞兩文得其斤正否文稿有無在吾先生自昭明德分上了無加損焉則傳之也不爲多而不傳也不爲少然吾先生沒身自靖以自獻于先聖而其見於事爲者惟孝友以施有政行義以達其道而已此可以不出家而成教于國者也然其道德文章節義之實盡載于遺書將塗一世之耳目煥後人於無疆者於是焉在而戢之中行久矣微言幾墜大義將喪此區區所以日夕憂懣也直弼甫躋弱冠奄遭山頽之慟入耳而存心者舉

皆日遠月忘異日歸拜將何所藉手也傳心尚矣惟願抱遺書入岷巖終身鑽研用作寤寐羹墻之資惟執事幸分我一部姑不行于世矣曷敢煩諸人謹當受而藏之不負執事慎重之至意也魯蘇胡三人詠吾先生所以志感者深矣區區嘗願諷誦亦擬拚和用抒含忍之懷伏幸瞻示焉諫文改定錄在別幅思慳識固無以微顯闡幽使吾先生殉道之苦心由之而粗傳慚愧慚愧然吾先生特立獨行之精義大節自可以建天地而懸日星何待小子之言而傳哉且自盡其天理之正而得其心之所安則何與人之知

不知哉但願與執事交勉相守而勿墜也

向詢祔祭時祔位茅沙攷諸家禮及儀節源流備要圖而具不載陶翁所謂圖式則正祔位各有者未知何据祔位不別設香案以求諸陽之義可統於尊位也降神亦然若至祔位祭酒不可混并於所祔位茅沙恐當別設已矣家禮備要時祭圖降神茅沙在香案前祭酒茅沙在逐位前此爲可證也

與朴元得

戊辰二月

向教兼服之義悲遑不寧無以講究願承定論焉大傳曰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推此義也

代父服祖者父祖雖同一斬衰而終是祖服重爲祖服雖練而不可但持父服服父所當服之服以終祖喪乃所以順父之孝曷可以未練者重於已練而捨祖服父也哉謂當持父服者應援杜朴互服之說而愚則以爲杜朴區區於品節之間而不識禮之本也須如尤翁之論乃得大經耳祖服固不可去而父服亦不可不兼宜引間傳包特之文以施之也除首矣特加父喪之經易腰矣包存父喪之帶以至祖祥可也此以常持者言祭奠則各服其服矣世人都占方便并有喪者互服而已弁髦包特之訓久矣大功之

喪猶當兼服况承祖之重者乎若謂練服輕而但服父衰則是身無祖服身在其爲承重乎豈以親心爲心之意乎又何以表并有喪乎故曰包特不可以不施也曷可以不宜於俗而不之行哉

仲父祔祭家親以宗子主之所祔位視當書亡者名耶備要之不書以子而諱親也以兄而告祖曷可諱弟之名書之恐當未知如何

與朴元得

戊辰四月

留任數旬有甚經濟昔有人歎居官而無修業之益朱先生復之曰以俗學言誠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

業者則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修業地頭所謂押文字如批判署押之類蓋言無處而不是學亦無事而非是學此程子所云須是就事上學振民育德者也使民輸情御史正已以至簿書期會之間罔不各循其道此亦進修豈盡讀書然後爲學耶夏期自愛而重仰副先庭以身之教俯答賤子中心之好焉著翁暮年振衣摩岳之頂亦足爲伎而只恐非其時耳七十而致仕禮存大防六十五而限年邦有常憲大防不可逾也常憲不可壞也斯翁過此兩者久矣黽俛爲鍾漏役爲饑餓所驅也豈素心哉

至爲五斗地則尤非其心之所欲爲傷哉傷哉茲事雖不可擬諸失節終是餓死事小恐不容不亟奉書勉止其行惟執事圖之直弼亦豈無是心哉恐人微言輕未足以動長者之聽耳此文文章冠冕當世自應不朽而此猶外也篤於天倫內行純備斂華就實老而好學將期富有而日新以故惜天下寶而責賢者備耳覽卽畀炎不知者以爲工訶耆舊也

答朴元得

戊辰閏月

密碣事已悉盛指矣曷可以不曾望密翁詹聵者之驟聽驟見有所雌黃遽然拔諸遺編之中耶密翁固

竊之節通國之所稱而惟吾先生得其詳以故以誄以銘以擬乎顏子祇舉樂貧一節而已卽其文而可知已茲豈以全體言乎哉言者自不察耳何與乎金秤玉錘之至公至精哉密翁可傳之實未可一二言而不仕之義甚高尤不可湮滅而無稱斯義也知者希矣今其家破敗并與啜唾之遺而無地可傳惟姓石之文可圖不朽而若復見剛於先先生文稿則後千百載之下孰知世有金密庵先生乎在密庵分上則區區身後名如浮烟耳何增損之有以先生而爲密翁則平生請益之地述其德銘其墓而因之無傳

可乎謹上原稿墓文卷幸謄密庵碣銘以納寫中日間更示伏望

答朴元得 戊辰八月

先先生文稿二寫謹受而尊閣矣密翁墓銘并詩集所載誄辭而奉讀者屢因之參互看詳乎來教矣以孝子之至情道立言之本意深切著明殆無餘蘊如是而後方可謂傳心也區區欽服之至至於密翁分上亦說到十分絲髮不爽子雲堯夫不必俟於後世孰謂知德者希耶有動於兩賢之言而不編於遺稿之中則愚未見其可也顏子聖人也孔子之道如天

惟顏子爲得其全夫子許大心曾盡從顏子身上發見所以發聖人之蘊不可以一事言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其至明察機至健致波所以爲亞聖而顏子之後更無顏子惟明道庶幾近之蓋春生與春風比德同也然則更有何人體全用大真如顏氏子而不差殊乎秦漢以下不知顏子之爲顏子質美則稱之如呼黃憲以顏子復生是也濂溪作而始許以亞聖二程則并稱孔顏誰復有比隆者乎近世操觚家粗解文理者猶知十分難慎况吾先生明理知言有權度而精切不差乎雖尋常尙論未嘗率爾况

援亞聖而引譬乎所云簞瓢陋巷不改樂止猗公之賢我東顏子此豈舉不遷怒貳過無伐善施勞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底顏子而言乎此舉一簞食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底顏子而言乎茲不待辨而可知已况有誅什之相發則其殆庶幾之意自在四字之中雖小家惡口之工訶者未敢措舌於其間而何執事過計之慮乃爾乎哉古人述貧比諸顏子者指不勝擣如程伯子之稱堯夫韓南塘之稱久庵是也何獨於密翁而疑之哉密翁固窮通國之所知以是而擬諸顏子疇敢曰不可哉鄒聖比孟施舍於曾子

農巖比吳伯豐於顏子許辭敬軒以有明濂溪獎陳
白沙以活底孟子豈以孟吳薛陳謂得四聖賢之全
耶此皆以一段而言也先生之銘密翁豈無所受而
云爾哉嘗聞密翁天分近橫渠有苦心極力之意與
聰明睿知聞一知十底氣象不侔中庸所謂天下至
誠顏子當之其次致曲張子當之密翁亦因其一偏
而致之者也吾先生自有權衡以較輕重則其在百
世不朽之圖寧有一毫浮實之辭乎銘以求誅之本
旨誅以見銘之餘意則疇不曰擬於其倫乎縱使無
誅而有銘亦不足爲言者之資斧况有千載庶幾之

句并垂而齊傳者乎所以於勿編原集之教未敢聞
命也

改葬總子思曰非父母無服據此則父母外雖服三
年者似不當總而總以三月而具三年之體服三年
者不可以不服也以故儀禮喪服疏曰服總者臣爲
君子爲父妻爲夫通典戴德并舉妾爲夫孫爲祖後
後賢推之於婦爲舅姑曾玄五代孫之承重者以服
三年也故必服總也禮以後出爲明正指此等處耳
子思所云無服則弔服加麻似只指期親而推以通
典餘親皆弔服之文則自期至總之親皆可服已此

爲從厚之道也所謂吊服古有錫衰總衰疑衰三者公卿諸侯大夫士之別焉庶人白布浣衣以白布浣衣庶人之常服故得爲吊服也宋之黃王金三子之喪其師遵孔門諸子吊服加麻之制或深衣加冠經或深衣加帶經冠加絲武或加經于白巾經如總麻而小帶如細苧此以白巾環經當古之吊服而或言帶或不言帶抑以所重在經故詳於經而略於帶耶周禮環經註言大如總麻而亦不言帶朋友麻註獨言服總之經帶則可見其與吊經之環且無帶者不同而檀弓子游襲裘經帶疏曰朋友故加帶爲朋友

則有經有帶爲吊服則有經無帶耶檀弓註繆經曰兩股相交五服之經皆然惟吊服之環經一股此單股之制所由始也麻當以熟巾亦用練此爲不服之服故所以別於總制也故曰吊服不得稱服

夏按喪大記曰吊者襲裘加武帶經然則古者吊服亦有帶而家禮吊皆素服註亦曰幘頭衫帶皆以白生絹爲之但未知帶制如何耳所謂吊服無定制隨時而異首加單股之經腰加夾縫之帶用倣宋儒及本朝諸賢之論庶乎寡過也帶用布絞終是嫌近於服總不如夾縫而兩耳雙紳之爲象常耳近世爲朋

友麻者亦用此帶耳

按儀禮註改葬出柩奠如大斂而大斂奠酒果脯醢而已非殷事也士喪記朔月不饋于下室疏曰大小斂朝夕奠等皆無黍稷准下室若生有黍稷今此殷奠自有黍稷故不復饋食於下室大夫又有月半奠亦不饋於下室楊氏又曰朔奠則父為主者朔殷奠以尊者為主據此則朝夕奠非殷而朔月月半之奠乃殷也備要朝夕則祇奠蔬果脯醢則用魚肉麩米食羹飯以饌品加損而辨其為殷為非殷也其曰設蔬果羹飯如常儀此合奠與上食而言與朔望

殷奠不同以下文止留酒果而知其兼上食也啓墓

若值朔日若月半出柩即設蔬果脯醢如大小斂朝

夕奠繼設殷事

為朔望奠

兼上食

殷奠將至徹前奠

畢止留酒果

可也

出柩之奠非殷則豈有一日再祭之嫌哉始以出柩終以朔望各有其義非數也不數則不煩不煩則不瀆

日月食時祭祀孔曾答問或言接或言廢區別其天子及大夫也嚴陵方氏所謂位尊則以事廢禮者少位卑則以事廢禮者多輕重之別云者得之而後賢亦未嘗以薄蝕廢祭莫無以古禮難盡從耶如四時

正祭則卜吉也。避是日而更卜亦可矣。至如忌虞卒哭等祭，自有定期，不可易日之義，爲重何可廢也。况如朔望之小祭祀乎。祇避其時而先後之可也。古禮祥而主仍在寢，今雖從家禮祥後祔廟，然支子異宮，別立一廟，則有難奉祔於宗家祖廟也。考位入廟前一日，告妣位，措辭尤翁說可遵，而將以顯妣祔焉。一旬刪之，亦可以不卽合饋，而又將有祫祝配享之文也。看詳芝湖之間，尤翁之答必指只奉妣廟者言耳。新主只請入祠堂，似不分祠堂之爲何所，而異宮之故不祔祖廟神道之所，鑑諒果如盛教，不必更

添他辭耳

與朴元得

己巳四月

昨復尙在眼，卽札又入手，信息流通若朝暮。遇此可以慰窮獨，身矧審午間尊體，勝常張蓋一款，固知與設樂率倡大異，而猶欲其勿近者，恐其褻也。蓋者障日之具也，太守張之卽其儀物，何與榮墳所以立置之要遠耳。未宜與得科者陳紅白牌爲例，不識如何。胡赦後百官別加事，陋矣。曷足道哉。書姓名於僞號之下，奉告身出而仕，固已可羞，而旣莫能引斯義自靖，則何往而不是羞乎。專對也，迎送虜使也，望闕禮

之呼嵩也是豈禮義之軀所忍爲者耶以故李槎川有江南無刃國天下讀書人妻子堪飢死明朝且裂巾之詩任雲湖發口讀聖賢腰折犬羊之歎也然而黽俛者卽太王事獯鬻之義耶延西邑也當胡差之來執事可能投印去否苟可辦得則便從今日棄官不蒙于所謂別加中可也苟不能然任他府吏按例奉行而已祇將含冤忍痛迫不得已底意益勉乎其中已矣尤翁於買山券亦書虜號循時王之法而不獲已也昔尤翁之孫有羅於辜者金吾因虜赦酌放其人恥之固請被罰雖不得請真不媿爲尤翁之孫

耳家親解奪告律於今赦不肖亦恥之而亦無如之何矣年前虜赦天官吏謂家親資窮要不肖代加愚笑而不應吾丈今日事有異乎茲祇應一任其爲而已奈何乎哉天地間自有第一義而有難貴人人爲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者是也耶以賤子而不能勗執事以第一義未可謂忠告而善道之也祇自瞿忸而已

榮掃之祭雖不以殷山神之薦宜無異同此朱先生所云盡寧親事神之意勿令有豐殺者也向舉栗翁說非要必遵也今承雖單獻與墓奠一樣允符鄙意

爲之幸已單獻之禮雖不成祭何可無告開塋窆葬
改蒞時不三獻而亦有告告不告恐無關於奠羞豐
約耳

四禮何莫不重而禮始於冠故聖人尤所用心責以
成人而不以其道可乎以故先先生所述三禮篇有
曰古人於圍城中行冠子禮今於平常時廢之何爲
也古人指尹穀也尹穀事亦錄奉幸觀焉此事當爲
天下萬世法蓋禮義者與生俱生與死俱死一息未
泯此意不可忘也昔春翁冠子而曰草草尤翁復之
曰自兄草草何處得見不草草於老兄亦云爾等門

既行時祭又將行冠禮親迎亦不容已然後可以盡
舉三禮壹遵先生之教幸并圖之

禮有經有變變而不失其宜則不害爲經也前期告
固經也而預告者亦處變而不失其正所謂從宐也
後世冠婚并舉與古者二十冠三十有室不同則一
時預告豈悖禮意又迫事勢通變者何欠誠之有哉
與其因是而不準禮無寧成禮之爲愈也先賢所歎
拘於小不備而歸於大不備者不可不知也

答朴元得

庚午七夕

冠儀之必要執事準禮者以禮義由賢者出而爲一

世之所慕也今奉示諭幾無不相契者言者與榮耳况光先訓而悛孝心有裨於世教者大矣乎古者深衣制度短無見膚長無被土欲其停身也家禮則自有準尺雖不稱身不如遵家禮之爲寡過雖長者乃爾况少者乎祇取其深邃之義可矣長短闊狹亦不必細較也先王法服之傳後者惟有浣衣則不可以不稱身而不服其不宜代用也的矣既難新造借用亦可尹教傳所製近古有據借服恐宜四襟衫洛中士友家狂在有之未知其制之無差而依樣以成者也古亭金相公家所造最勝云借之有道亦不必代

用盖所謂中赤莫衣之最俗者恐不足爲再加之上服耳凡禮服之借於人與祭器不假有異恐不必爲嫌也終加之必用草笠道袍所以附程子常着之訓也賤見則一而已矣頰翁邃於禮冠子時必有所酌古今可遵依者未知所復如何固知權度精切不差幸執兩者而用其中焉儀節之用備笏記亦有非造次可爲須如頰翁具眼者可以刪煩就幸更叩之近者吳士敬氏冠二子亦應盡禮可從而問也兩賢存焉愚何敢言耶

與朴元得 壬申二月

賤子年前辭官直因情病所使然非不仕也不能仕也及奉盛諭陳義至高獎飾太過引以比諸蹈白刃一節以執事之知我而亦爲是言耶超然物表獨與道俱之云尤非賤分所敢聞也自念了無其實而致虛譽隆洽至於此極不亦大不祥乎其必招災也審矣昔先輩之富於其有者猶患其名下難居况如賤子之慳慳乎固知吾丈以德愛我無爲過情浮實之辭俾不至添得殃咎以自容措是爲所大願耳所勉不可能一句斯事似易而實難非義精仁熟者不能及也雖未能有行而乃所願則在茲今又聞命矣敢

不服之無射用副至心哉自念志趣不甚汗下而氣質終是偏駁亦罔克致百倍之功求一變之美其與果於自棄者何以異哉如是而何望造中正純粹之域乎恐終負良誨而永爲悔聖言之人增瞿瞿耳著翁奄爲泉下人矣經 兩朝宮僚享八旬高年人事至此亦復何憾但恨血胤已絕典刑莫傳耳平生所著述充溢巾衍卽其精神所注也常眷眷於傳後誰爲爲之用圖不朽哉蓋其文章得氣力於龍門尋丈尺於昌黎斤兩光焰振古所罕壹洗近世委靡摸擬之習斯已奇矣而晚而好學日誦曾思二經并章

句不錯一字雖經生學子亦何以尚之哉以故其文始以氣為主終以理歸重晚年所出粹然有德之言也最是內行純備人所難及疾惡剛腸老而不衰此愚之所欽服也伏准吾丈所考德而仰成者惟在世好戚誼之外慟傷何極愚亦自在蒼厓三世托契十年卜隣謂是故人稚孫而愛好無已靈光頽矣何所瞻仰哉往年哭城台去年哭著翁二公咸從吾先生遊知德最深凋謝至此盡然增悼惜耳

家禮正至朔望特言齋宿故不徒齋所行乃爾同春常吊人初終先生女閔驪陽夫人時尙幼問朔參

在明何為犯染先生解說其止齋其前夜之義此事載集考中蓋於齋宿之宿字看得重也愚亦作此見解久矣近更思之前一日之義為重未可齋一夜而止且不吊喪為齋戒中一事雖非初喪亦不可為也
先先生嘗論產故行祭當否曰若節日朔望則本只一日齋宿產七日後容一日齋宿則可行自註云產為齋宿翌日為行參日其宿齋預戒猶恐其不潔淨者於產如此則於喪可知其不從齋所行也審矣向云不以為不可者自知出於錯認罪不可勝贖也

答朴元得 癸酉二月

向教參禮前全日齋戒竊幸鄙見之不甚悖也不吊喪問疾不直主人并與家衆而當然云者亦聞命矣至若不吊喪之文固難分新舊喪而近考曲禮曰齋者不樂不吊註曰齋者致其精明之德也樂則散哀則動皆有害於齋曲禮又曰祭事不言凶註曰吉凶之事不相干據此則雖已葬不可吊也審矣且喪中不吊以忌己之哀也推此義也如忌祭散齋日固不可爲雖四時盛祭亦出於感時追慕則曷可諉以非犯染而吊之哉祭無大小其所以接鬼神之義則一也不專致其精明之德而可交於神明哉故曰不計

大祀小祀而不當吊勿論未葬已葬而不可吊也未知如何

哀慶不可同日以喪餘之辰舉合登之禮禮之大防存焉是則非所議到而雖齋日亦不可行無論迎壻迎婦自有許多儀節非一乃心力而可做者如是而可以湛然純一乎亦豈專心想念所祭之義乎雖微事心不可二用况祭祀爲有家大事乎昏禮請期當用兩家無拘之日各專所事靡有妨奪可也以言乎吉凶則忌祭爲凶凶禮已戒可以爲昏乎以言乎大小則盛祭爲大大祀入齋亦可以爲昏乎齋

之散致固有輕重緊慢之殊而其齋心則同曷可以慢且輕而爲之哉不純乎誠則祭如不祭未可區別乎四者之中而有拘有不拘耳

總小功成服前廢祭成服後當祭如平時栗翁說爲禮家三尺不敢不從也妻父母之戚外喪也喪出於鄉既不犯染又在成服翌日則恐無不可行祭之義也主婦哭擗難自備具固有違於祭統夫婦親之之文而視廢祭則爲疏節他婦女代幹可也是亦禮經所謂有故則使人者也凡祭之可行可停一視主祭者之爲已矣主婦則無與焉耳但外內悲撓有欠純

一之義而祇當以不通喪側已經成服爲斷則恐不必以致齋之專不專爲行廢耳

既不犯染則固無違於前一日齋宿之文曉成總服朝行廟參恐宜固無吉凶相錯之嫌耳

總戚之不製衰服雖緣貧莫爲力而亦可見喪紀之壞也不服衣裳則即是不受服今俗之只用巾帶陋哉不可從也妻父母服即服問所謂從重而輕者總服之重者也曷可從俗而不服衰乎

家禮祖奠註溫公曰柩自他所歸葬則行日但設朝奠至葬乃備此及下遣奠禮推此義也先期發鞫停

櫬於墓下者似當及葬時奠祖及遣而喪在於洛下本第則非他所也雖先期啓殯既越月逾時矣祖遣兩奠不容不行既行矣不可以淹遲丙舍而再行以歸于黷也其不曰黷于祭祀是爲不欽乎牛溪慎齋陶菴諸賢已說盡固所信及且先先生答人問曰前期發柩之家祖遣奠祝靈辰不留往卽幽宅云云似無太預之嫌安用添入告辭又曰自京第既行祖遣奠則山下停柩雖多日臨葬時不必更告蓋前已以往卽幽宅告之矣有何更告之語再告亦涉煩禮恐不可爲斯言較諸賢說尤明白正當不敢不從耳

與朴元得 甲戌三月

少弟又被 宮銜新命誠分外也旣僂而又偃將不待三命而直欲循牆迫於親教爲一觀 萬光之行已三數登 筵矣玉度龍姿真天人也萬億年無疆之休可卜於此矣實有少須臾無死之願也旣伸延頸之忱政急歸覲之道爰方呈由而啓行矣出處雖云冷暖自知亦宜謀及於并世賢達如吾長者而道之云遠莫云就正想望耿結非直以一會之不遂也竊謂韋布之賤異於夙夜之賢守身之義大於趨走之恭且係望之心愛戴之誠罔以出處而有間則分

義之伸不伸豈係其身之行藏哉如賤子者固無出處行藏之可言而前後逕庭不免爲兩截之人撫躬悼惜殆無以自措也常自謂別有所守之義存焉是固與吾執事所相講究者也一步出門壞了無餘實無面可對執事不直爲密翁之罪人也

答金城甫

宗善○癸亥閏二月

朝者所控竊自附切憊之義矣不惟不以爲不可言下開納辭旨鄭重大舜之取人爲善仲由之告過則喜於是乎親見矣三復欽味令人感歎不揆僭妄畢摠餘蘊幸舒究焉楚淳夫言欲法堯舜當法祖宗豈

直帝王爲然匹庶家亦無不然耳竊伏聞孝靖大爺爲元戎三十年第宅不增廣所居之室窄而陋人有勸之改者終不易一椽是以爲國蓋臣令名無窮焉是亦德門之堯舜而執事之所可法者也曾聞潛谷公營終南之宅卽今聽流軒是已此與蕭相國寘第窮僻古今一揆也其爲制也堅緻樸素而已初非渠渠樣子而及選清白吏也竟坐是而不與焉至息翁差欠儒素規模故尤翁與書曰淮聖人然後不避嫌疑嘗過校洞見一垣墻甚長問之則管理所與某宅同圍也此或爲行路所訝耶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云

云旨哉言乎宜其出於允翁也執事嘗講斯義無容贅言而此爲執事門內事觀法尤褻切故爲一誦焉執事朋舊中必有勸其創造而曰何嫌之有沮之者迂論此非愛人以德之意也幸斷自己見參以理義毋少撓奪區區之望

與金城甫 丙寅五月

自執事去作香山主人乃心西注靡日不懸懸而無緣承美赴信息儘其遯矣伏惟履茲暑雨動息瀟安壤接關塞地作金湯每憑鐵食城頭睥睨遼薊有折衝禦侮之志否杜元凱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用兵

制勝諸將莫及執事可能爾耶軍旅之事雖所未學身作邊吏恐不容不畱之意也緩帶舒嘯之暇復有講習之樂使英材心化多士風靡則蜀郡儒化佇聞於今日矣此晦翁所謂是爲吾道之幸豈特一郡之福者也幸并試之嘗謂爲治者不過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而已固執事之所雅言也無容奉規第其爲治有道在家在邦其揆一也要須嚴和互濟寬猛得宜然後方可以處其中而不淪於一偏矣竊覲執事素性溫和慈愛重以用力於求仁之地庶幾達得天德推是心而措之則殆無

一夫之不獲其所區區欽歎但溫和之過而或欠乎發強慈愛之偏而或涉乎柔弱正人不及正己長處還爲病處計應反躬發省知如此爲病而不如此爲藥矣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程先生釋之曰弘毅剛大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執事不患不弘惟患不毅弘而不毅則難立幸以舍容之量而施剛果之用則進德修業可以及時其於爲政也何有勉之勉之因之而有奉告者君子於少時之戒在所克念而程門禽獸之訓尤嚴且正不知有此者未足與議自謂誦法程子而亦無難壞却誤了平生者

多矣胡澹庵甘心莖豆豈不貽千古之羞乎母謂已私之已克操存之已固寄身於虎尾春冰以存雪未消草已生之戒則庶乎其免矣千萬慎旃

執事知有鮮于遜菴乎以殷太師雲孫起自西服遠溯玄源讀書褊躬爲世名儒卽吾東之關西夫子也其纂述諸編舉逸於兵燹獨文稿存耳所謂遜菴全書是已尤翁序之稱述至矣其後有各恪者號龍巖及漢湖之門亦家之肖孫鄉之善士也有遺集戢于巾衍云恪之堂弟憶亦志士也嘗過我于洛社盛說家學淵源令人有屋烏之愛駕止浪上招致而叩其

存焉

平壤人康達泉門高弟也居井田之傍故學者稱井田先生所著述爲十數卷薦拜 寢郎不起及 正廟朝徵稿 覽之將大用以年迫八耄未果惜哉漢湖嘗遊涓上歸言今行見二士卽康達及鮮于恪也近齋詳康之爲人每稱其資質卓犖學問純正濟以經世之才不幸枯死西土無所試用此正所謂豪傑之士也兩賢之贊美豈苟然哉若自本鄉刊行其文稿使一路之士家誦而戶讀則安知無聞風而作者乎此係興起斯文之一端幸勸西土之有識解者俾

亟圖之關西一區首被仁賢之化而今焉俗弊風渝士不自重殆不知有儒者之學哀哉如執事大雅君子旣爲吏於其邦矣盍息所以丕變也苟有意者先刊井田文集爲作新之權輿可矣

與金城甫

戊辰八月

日月其良 翠華穩旋欣欣告喜小大同情伏惟扈蹕撼頓體氣罔愆夙夜之役卸免有術否知進而不知退莫無動而有悔耶伏呵仄聞壽進宮宮任輩有以完山界中掘浦開梁灌漑于民田輸利于本宮獻策于 東朝者云有是 否此事於盛意何如愚則以

爲不可也上焉而 聖子致千乘之奉下焉而二宮
壽進 供百宗之需志之所養物亦具焉不須他求而
於義 足也決知是舉非 太母聖意官屬輩欲因緣以賭
利耳馬遷曰千乘之主萬家之僕百室之君尚有患
貧陋哉言乎古之王者節用而愛人以百姓之足爲
足是故德以爲本財以爲末內本外末是爲生財之
大道故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何患乎貧哉如
馬遷者未聞君子之道且有激而發故言利之弊而
歸天下於熙穰之中曷足道哉史起決漳民稱聖令
召信臣開溝邑以殷富化蒲葦爲沃壤則崔瑗之功

也下涇水開稻田則鄭渾之力也所以有裨於民國
者莫之勝說然此是一郡吏事耳豈宮家所可與者
哉今之內需寺卽周之小府宋之內帑而前哲壹辭
請罷以王者無私也今所謂四宮事體亦與內寺有
異豈容興水利別占壤地乎旣非折受則是私庄豈
以王家而置私庄乎雖曰民望自有邑倅道伯曷可
以宮家而從之乎我 太母聖德至善人無能名飛
潛動植咸蒙陰功若任宮屬輩所作備則恐貽 慈
德之累令公曷不以一言警效乎向來左揆 筵奏
操切諸宮宮任深得宮府一體之義大臣以道事君

之意固應爾也今公讀書明理知此箇道理甚悉而愚亦慈化中一物耳有懷于中未敢自隱故言之如此覽卽畀炎莫煩座上一目焉詮達之際莫謂出於賤臣也草莽微蹤妄論宮事豈私分之所敢出耶非令公則不發此口惟令公諒之

答李汝弘

載毅○乙丑正月

卽此書枉辭旨珍重伴以贈言大篇春容至意攸存至理自造敢不受藏夙夜顧諟竊嘗有味楊伯起之訓曰余有三不惑酒色財人之大戒而居子舍者尤不可以不戒也是以隨家君之數邑自謂無愧於心

而亦未敢自足欲寄此生於虎尾春冰然雪未消而草已生則安知不終成兩截人哉用是兢兢不敢弛存省之工及奉仁者之言視爲第一義諦可謂先事之慮對證之劑矣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耶但邑素貧眼無妓性又不嗜麴蘖不至爲楊公之罪人者賴以是耳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則亦兄賜也且兄行當隨板輿于咸而與弟所處迥別幸益律已清嚴不以一毫自累焉士君子立身一敗萬事瓦裂可不戒哉躬所不逮而反爲兄謀不幾近於芸人之田耶祠板移奉時當設酒果告由移奉後祇設酒果以安

之告辭不必爲也

答李汝弘 乙丑菊月

居鄉何莫非難而惟不犯屠爲最難耳牛禁 邦典也犯之則有常刑以故前修皆不進私屠肉肉猶不進况犯之乎又况於奉親而祭先乎牛出死力以服田而人殺而食之無難不仁甚矣是以栗重兩先生雖出於官庖者猶不食此意甚高不可以責衆人且吾邦產牛故喫之如茶飯亦未可以遽斷也居京者以泮市處鄉者以邑肆可矣今也則不有 邦憲犯之容易入於聽聞者種種駭歎玉藻曰君無故不殺

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註曰故謂祭祀及賓客饗食之禮然則雖有祭祀賓客饗食之禮大夫不可殺牛士不可殺羊庶人不可殺犬豕今之人弁髦此訓久矣言之痛心縱使無 邦禁禮防殺得巨蟲如蠅蠹然者豈惜福之意耶自求多福常情之所必然而於是焉塞而不通是未可知也兄講斯義有素必與隣里共之在洛之化不能無望耳賈疏曰中殤從上或從下是則殤有三等制服准有二等者欲使大功以成人言下殤有服故也若服亦三降則大功下殤無服愚按殤有三等長中下之謂也服

有二等中殤不別占一等而從上從下之謂也從上
從下而不別占一等者為服大功下殤也大功以成
之殤即從父昆弟姊妹及庶孫本服大功者也長殤
降一等服小功中殤若降二等服總則下殤無服大
功以成服之重者不可以下殤而不服所以殤有三
等而服有二等也凡服之之道親者上附疎者下附
故大功之殤中從上齊衰以成重於大功故亦中從
上也以故特創七月以處齊衰以成中殤此聖人盡
倫之義也蓋禮無七月之服惟齊衰中殤有之長殤
降一等下殤降二等中殤則無定位以齊衰以成而

降服大功殤則中從上而降一等以大功以成而降
服小功殤則中從上而降一等以小功以成而降服
總殤則中從下而降二等降二等者固與下殤之無
服同齊衰中殤降一等者不可即與長殤大功同所
以大功之中別設七月以處之也同是大功以成或
從上或從下者丈夫於從父昆弟姊妹庶孫正服也
故未忍其下殤之無服服中殤以小功殤婦人於夫
之叔父義服也故服中殤以總所以以親疎而附上
下也來教所謂以恩之重輕而從厚從薄者得之矣
諸凡中殤之從上下可以類而推也儀禮以三殤準

本服分二等降服固也國制之不分三殤皆降二等或無等別恐無意義雖時王之制不可從也至若舅之長殤從祖姑之長殤當服總以本服小功也不見於喪服者闕文也嫡曾玄孫及昆弟之子女本服期長中殤降一等服大功下殤降二等服小功曾玄孫之庶本服總長殤降而無服不載喪服亦闕文也從祖祖父本服小功則長殤當降一等服總而儀禮皇朝制 國制俱不見故沙溪祗云當服總而不敢載諸圖以涉自專也雖不載當服也周公作經舉上而明下或舉下而明上不見者以此求之可也禮宗

乎周故雖 皇明集禮 本朝大典違乎周則舍之而從周惟補儀禮之闕而準禮當服則服之以從厚也備要所謂今制 皇朝制也 國制 本朝制也古禮有大夫士之別而吾東則無別服之也同雖好禮之家未有以異也若夫義起之舉非盛德者不能爲也

祖父母服中不當赴舉程先生明訓存焉不可違也蓋正統期卽所謂至尊之服也所以致哀之道亞於親喪以故於其服之在躬不可服闋亦不可赴舉何不令胤君知此義也雖服闋之後恐不宜勸赴大科

必富有其具俟數三十爲之未失也借使卽今得之豈非一不幸乎故人之子卽吾子也曷可當言不言以負中心之好乎知兄無訑訑之色故茲敢說盡計應心會

答李汝弘

國練後不可遽服純吉鄙見獲符高意良幸聞日下消息南麓北陌相伴看花間以笙歌遊事跌宕占科者亦率倡作樂無復防閑人而無禮胡至此極大喪內喪雖有三年期年之別而臣庶致哀之道祇宜如喪考妣而已人於父母之喪焉有貳視之者哉丙

申庚申之所未敢爲者今焉忽以服闋而爲之耶喪紀大壞將不免夷獸之歸言之痛苦

向說衆人無未發之中云者非謂無源頭未發謂無用功後未發也何謂是源頭未發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不以堯而豐不以桀而嗇受是中同得是性得是性同有是中是以有問於朱子曰恐衆人未發與聖人異朱子曰未發只做得未發不然是無大本道理絕了又曰若論源頭未發都一般何謂是用功後未發子思說中於戒懼謹獨之後者以君子靜存動察循天命之性故七情未用事之前無所偏倚此之謂

未發之中是以朱子曰若無工夫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不可得而靜亦動又曰欽夫未發說雖若分別太濶然其所謂無者非謂本無此理爲物欲交引無復澄靜之時此隨稟賦不同性靜者或有此時節但不敬以主之則昏憤駁雜不自覺知終亦必亡而已竊謂性靜者雖或不爲事物引將去祇緣天質之美初無存省之力則焉能寂然不動炯然不昧立天下之大本乎或有云者未必之辭也性靜者猶然况浮揚之人寧有霎時定靜蓋未發則中中則體立體立則用和自皆中節而爲天下之達道此相因之勢

也而人鮮能何哉以無戒慎之功也既無其功則曷可以事物未接心地恬愉而喚做未發乎未有未發而不爲中者中與未發非二事也在人則未敢知於吾身驗之矣未與物接此心稍靜而所謂靜者昏沉思睡而已認此爲未發光景可乎才喚醒便已走作此之謂淵淪天飛凝冰焦火以體不立也故用不得其行耳此猶朝晝梏亾而夜氣不存豈吾之心不若聖人之心哉亦惟養與不養耳故曰衆人雖有源頭未發失其養焉故無未發之中

嘗讀屈子遠遊篇曰道可受兮而不可傳其小無內

今其大無垠毋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朱子釋之曰此言道妙如此愚謂此雖言成仙要訣亦宜引喻於吾儒造道之法也最愛壹氣孔神於中夜存一句孟子後無人敢如此道未知屈子知有牛山章而卽此一句可見見處甚高非諸子所可幾也人能無滑亂其魂而後心神自然而氣之神者自存乎中夜虛靜之時久則不直中夜朝晝亦存然後方可謂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矣衆人皆滑塊者也雖有孔神之氣曷能以中夜而存亦惟養之已矣兄天

資沈重故有若箇時節緝而無斷則未發之中在茲所謂未發時節非塊然如槁木之無生意蓋至靜之中思慮未萌而虛靈不昧此或問所謂但有能知覺者而未有知覺也羅李兩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曰觀曰驗曰體認者俱非用力之謂乃輕輕說也如此看則不可屬己發也雖不睹聞之時心體本活有自然之睹聞所云觀與驗與體認者卽此境界也且心有存主則不要觀而觀不要驗而驗不要體認而體認自在其未發善看之則無病

答李汝弘 丙寅七月

有時讀伯夷傳亦有相感者蓋是傳也非傳夷齊乃自傳也因狀夷齊之行而道得自家心出來然其意要以名施後世爲重縱使由光讓天下真如其言自成其至高之義豈以傳後爲心哉然則由光之不見夷叔之益彰在當者何與而如是屑屑爲言耶終以巖穴之士名湮沒不稱爲悲則陋矣人之爲善祇是循天理之當然已矣砥行而要立名則所謂自礪者何事附青雲施後世豈善人之所欲哉夷齊之積仁累行顏淵之不厭糟糠皆無所爲而爲者豈爲身後之名乎太史公痛大賢之旣虧哀時命之不邁聊摠

其煩冤而不知其言之不中以若高才蚤聞君子之大道則其卓識偉見何不若孔門諸子而卒未脫戰國俠士之習惜哉父死不葬載主伐紂非聖人所爲不待聖人而知而反信周末文士傳會之說而載之於書乃爾乎哉且採薇歌沒非夷齊之文其曰以暴易暴者豈清聖口氣哉蓋其餓死以義不食周粟立天下大經耳非不知命而然也亦非有求而爲也所謂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則安歸命衰之歎何爲而發哉此其贗作無疑而并書之抑出於傳疑之意耶是未可知也夷齊且不知不知武王固也未審盛解如

何幸見教

答李汝弘

雙墳雖非同穴塋域同石儀同歲時祭祀亦同其與合封不同者幾希何必同穴而後可乎哉孔聖雖善魯祔之合而亦不曰衛人之祔離之乎雖離亦祔如可得已已之恐宜以無他故而遷之爲難耳如不可已則亦奈何新舊墳相距不能以步則祀土地似不必各設而闕塋啓墓非一時則惡可不各告其由乎決知其爲兩項事也

改葬之虞發自王肅而傳絕難之曰改葬之神在廟久矣安得退而虞之看得卓然宜其見許於朱子也然體魄震驚亦不容不慰安此所以有葬畢之奠也奠祇爲安體魄也與安神之祭體段不同虞則三獻有祝奠則設饌以終其事若認奠爲虞則不可也告廟而葬葬畢而告廟今人不知精義之在於告廟而以虞祭爲重可歎備要仍儀節儀節仍開元開元之論本於王肅愚則祇循朱子說已矣

四書引詩處輒下云字亦下曰字而云字較多外此引書及他人言皆下曰字曰與云同是謂之之意而細分則似有重輕之別不字韻書曰無也弗字則曰

不可去也經傳所用似有區別而如中庸五弗措章下五弗字卽勿之之意宜下弗字上五弗字卽未及之意而亦下弗字是則通用也公羊傳註曰弗者不之潑者也此釋亦可取己後與后同中有異如大學定而后物格而后等處下后字知所先後所惡於後等處下後字若言如此而后如彼則用后若言先後前後則用後字此其所以別也是故與故之分上下文承接處較緊貼則下是故二字稍緩則下單故字亦以句絕之長短而爲之加減耳諸字訓義細分則爾而亦有未盡然者不可以一例言也幸更教之

朱先生所謂告廟哭而後畢事告時却出主於寢云者祇告改葬之當位而已雖耐於考墓考墓尸柩不見且所事在於妣位則恐不宜并告于考位神主亦以有援尊之嫌也祇當用空櫬奉出當位神主于正寢而行之可也雖遷考之葬而合於妣之墓亦當爾也陶翁說恐更詳之

有事則告廟與几筵當同况尊祖妣遷耐卽先丈遺意乎啓墓前因上食告來示恐得

答李汝弘 丙寅九月

示喻中字之義推演爲說發明得盡闊沃良多甚休

甚休中卽平常之理非中外別有所謂庸也中無時而不在故曰中庸中與庸非二也中雖以無過不及而名然須有未發之中然後當爲時中之中此所以先言中和之中而後言中庸也朱子亦曰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苟無大本安有達道所以動有資於靜也如我體不立故見諸日用者乖戾差謬無一事中節介然之頃雖似定靜而石火電光隨起隨滅終莫能持之悠久此無他誠不存也須至誠無息然後久而徵焉來教中非誠不立云者信矣自念知而不爲尤可哀也牛脂依教質上但恐不宐於聖室以其脂之出於肉也亦近於華美耳記昔居憂亦用此物繼晷追息多悔不敢不盡之

與李汝弘 丁卯二月

近有人問曰論語弑父與君亦不從章註尹氏曰其庶乎二子可免可免云者謂不從季氏弑逆耶謂不從季氏之所爲耶愚答曰旣曰弑逆亦不從則所謂可免者非爲免於弑逆也謂其可免於從者也如此看則語味淵永庶得言者之旨也又問曾子啓手足使之先足而後手何也愚答曰九容足先於手者足載一身故重於手所以先也此則異於是執燭童子

在下故使之先足禮記本文可按而知也又問曰對者尊君之辭也而用之於季康子何也愚答曰孔子與季康子答問者六而書對者四不書者二雍也憲問則不書先進顏淵則書對意者書對者出於如由求爲季氏家臣者之手不書者如原閔諸公之爲也蓋論語合諸子所錄而一之故也三者於盛見如何幸明以教我

答李汝弘 辛未閏月

年前從金台城南得所謂葛菴集者而見之矣葛菴卽李玄逸號而草稿爲十餘卷略緝披閱苟不逾主

屹嶺一步則不害爲自修之士縱使出脚不有八字凶言豈至爲名教罪人哉雖欲爲之原恕其奈卽茲八字自納結案何哉寧海之人刊行文集亦可謂無忌憚也以晦翁取曹筆之義要見其刊本則已昇炎矣玄逸之時亦有動扶各義杜門自靖底李東標直言極諫不避忌諱底丁時翰二人者皆玄逸之黨類也玄也處不得爲李出不得爲丁終不免爲二人之罪人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耶雖曰爲學吾必謂之不學也

答李汝弘 乙亥七月

尚書長課近已卒業否參看古註疏否古今文之難
辨果如俯教朱先生註釋羣經靡有遺憾而獨於書
闕焉每謂斷簡脫文處不可強通晚著二典禹謨解
而亦欠成書莫無以古今文真贋之相混歟所謂古
文或云出於孔壁或云出於伏生之壁其言不一而
孔安國以今文字讀古文尚書是書也即今行之五
十八篇耶雖云遭巫蠱獄不立於學官胡乃閱兩漢
歷魏晉至于蕭齊而後始得於大航頭耶其不亂真
未可知也且今文簡奧難讀而古文平易體制不佻
認以全偽則有所不敢認以全真則亦所不可令人

疑眩滋生莫定于一也然程朱之所未能勘破者吾
輩可能措一辭於其間哉處之以闕疑闕殆是爲寡
過之道也

禮惟大宗無子得立后然有弟者從殷及之禮喪服
長子疏庶子爲後與小記適婦不爲舅後註夫死無
子不受重可見也不直古禮爲然國典亦然而尤翁
有訓兄妻在而欲立后則其弟難行王人之事又云
近世宗法至嚴有長子妻則立後承宗而不敢從弟
及之文愚則常以尤翁說爲正當不計兄妻之存亾
而立兄之后傳祖之重何可擅自承重不恤奪嫡之

嫌耶若父祖有命不爲長子長孫立后而傳重于庶子庶孫則是之謂移宗政程子所云芻枝爲正幹者也無治命而自服三年卽所謂季子何敢奪乎者也其可乎亟繼亡兄之后以其各題主是爲第一義如無可擬者則庶孫以本服主喪傷題祇去孝字可矣喪有無后無無主無主則至令里尹主之非必服三年然後乃可主喪也禮無大功之親始許婦人主喪有庶孫者何可使孫婦傍題乎喪服或舉重以推輕或舉親以該疎因其見者而卽知其不見者經之例然也以故爲人後者爲本生祖

父母世叔父母姑適人者咸不著于經而亦服大小功者卽用疏說爲本宗降一等之文也若至爲昆弟大功而不舉世叔爲姊妹小功而不舉其姑者固似可疑而昆弟疏曰於昆弟降一等故大功於本宗餘親皆降一等然則因昆弟而可該世叔也姊妹註曰不言姑者舉其親者而輕者降可知然則因姊妹而可該其姑也以不言姑而明不降姑者馬融說不通恐難從也出后降服上自高曾祖父則自昆季以下云者或說無乃未思乎喪服經於爲人后者之爲本親及本親之出適人者咸以昆弟姊妹發例其爲祖

曾又當以父母推之推類而可該其餘也然則不見者非有精義而然耳

答李汝弘 丁丑七月

泛舟之教謹喻矣赤壁之遊在七月既墜亦偶然耳吾輩既以壬戌之是月是日續予瞻舊遊斯已足矣何必歲歲爲也苟有黃花兼白酒九秋何日不重陽鄭北窓詩意甚好弟亦云苟有清風與明月澄江何夜不茲遊未知雅見如何聞翁方綱者自倡蘇學鼓天下之人而從之餘波漫漫暨于吾東吾東少輩尊閣其書尊信其術甚至於生祀其像者有之云兄或

入聞否斯事雖微必致害流而禍及不翅兆見而已正學不明邪說不息至使迷大本尚權謀樂放縱惡拘檢害天理而亂人心妨道術而敗風教者謂之學而誤後生乃已苟欲拔本而塞源則當先攻蘇氏是則朱先生答汪聖錫程允夫書存焉無容贅言而雖係游衍恐不必學蘇氏也是爲時措之宜耳

本生親喪壹斷以暮服則暮服中豈有不行禫祫之義乎栗翁云暮大功葬後祭如平時但不受胙據此則吉祭當準禮行之而惟不受胙以示變已矣既斷以當行則無暮縗心喪之分舉禫祫于當舉之月恐

宜且禫過時不祭逾二十七月之期則無禫因私喪之服而廢傳重之禫可乎三年廢祭之餘正祭爲急且有遞遷改題多少節目是豈可以惟意退却乎月數久近恐不必論也借使本生練祭在於十數月之遠則亦當退行吉祭乎曷可拘於服色當舉不舉以情處禮以恩奪義乃爾乎哉陶庵所云中丁過禫者非謂行於心喪而不可行於期服也特因其本生練祭之在於旬前故云爾其答李公敏坤書則盛言本生服中不可廢祥禫之義其曰拘於情而廢於禮伸於公而屈於私云者說得真正恐不容異論禮窮則變變則通通變達權非聖人不能况斯禮也初非窮而可變者乎

與李汝弘 辛巳臘月

承喻擺家累臥弊廬隨意喫朝脯兩盂不知人間世如何聞來形神超越直欲擔囊負笈以從而不可得也昔李峒隱嘗云結廬溪山中樹樊包澗雪後萬逕俱絕閉門高臥此至樂也想像箇中光景令人萬緣俱空但閉門高臥而了無所事若是者謂之遺世獨立則可矣謂之靜中有物則不可今吾兄咬菜根了陳編亦可見不淪於孤寂矣從上聖賢咸以心地爲

本以故未有心不定而能進學者要須作主靜工夫收斂精神常在腔裏然後可施中庸五不措之功而都下闐闐之中苦欠靜安時節心志未定道理無湊泊處其不甘心迷惑沒溺於卑汙苟賤者幾希平生痛懲斯弊長懷獨往潛靖自守與人不相干涉了却幾卷殘書而親年已邵家力垂殫繼欲買山歸隱無計可施吾兄將擬畢命松楸可謂爰得我所不勝健羨秦世之人入于桃源宋時之士遜于順昌吾兄庶不愧追踵往哲而弟則離不得石竇一步此何爲也此何爲也縱令老死京洛苟能專心讀書以博義理

之趣則應接有餘而心亦不放矣如我終身憂病做不了一事畢歲冗迫讀不得一字寤寐息服存乎一區林壑者殆爲此也不知何處可以安身立命可能分華一半容我做晚隱否

春王正月一節嘗看得如何朱子所云加春於建子之月者恐得正義其曰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則恐是推說也王伯安直斷以改時改月而據春秋經文爲言又以泰誓十有三年春明堂位孟春祀帝于郊雜記正月日至有事于上帝爲證者明白痛快無復餘蘊而自契於加春子月之論願服盛指焉

春秋魯凡十二君即位之或書或不書各有其義文成襄昭哀雖不受命於天子以其先君之命而繼世者故書隱莊閔僖既不受天子之命又不受先君之命故不書書者以正始也不書者以不正始也桓宣定之不正始而亦書即位者桓是弑君而立者也宣是受弑賊之立者也定是爲逐君者所擁立者也所以著篡位自立之罪正君臣父子之倫也至若定公即位之書於六月者以昭公之喪返在六月正棺而即位故亦在六月即據實而書以著季氏之惡也蓋昭公之喪在前歲之十二月則定公即位當在於翌

年正月而在於六月者以其受制於強臣而不得自專也季氏致昭公不得正其終致定公不得正其始罪不容誅而定公不知聲討以復君父之讎遲速進退惟意如是聽非直正月不即位之爲不正始也

與李汝弘乙酉復晦

兄聞梅月堂集顛末乎 宣廟朝壬午 命芸館印行間值龍蛇之役而遂無傳者禮安金氏家有印本舊藏如魯靈光之獨存知守齋俞公以嶺南伯傳寫一本此爲天地間有數文字故特傳於灰劫之餘斯已奇矣而世無知其事者不克剗用圖厥傳又將

歸於湮滅詎不可惜哉令胤方在闔任爲力甚易可
能騰二本分藏于兩家否吾東賀賀不知文獻之爲
可貴雖名儒碩賢道學節義勳業文章炳烺而不可
朽者不易世而寢沒已歸杞宋之無徵况身世兩忘
如梅月翁者乎此翁放浪形骸之外遺世而獨立豈
要其留名來後哉在吾輩扶植世教之苦衷不思所
以表章之圖乎此而無傳則雖遇夫子之聖惡能彰
名于後世哉如蒙肯教當卽借呈願服明教有以進
退也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